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尚書注疏卷六



詳校官祭酒

臣
韋謙恒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五百二十六

經部

尚書注疏卷六

漢孔氏傳 唐陸德明音義 孔穎達疏

夏書

甘誓
肩征

五子之歌

序啓與有扈戰于甘之野作甘誓傳夏啓嗣禹位伐

有扈之罪音義

啓禹子嗣禹為天子也扈音戶有扈國名與夏同姓馬云姒姓之國為無

道者案京兆鄠縣即有扈之國也甘有扈郊地名馬云南郊地也甘水名今在鄠縣西誓馬云軍旅曰誓

會同疏

正義曰夏王啓之時諸侯有扈氏叛王命率曰誥衆親征之有扈氏發兵拒啓啓與戰于甘地

之野將戰集將士而誓戒之史敘其事作甘誓傳正義曰孟子稱禹薦益於天七年禹崩之後益避啓於箕山之陰天下諸侯不歸益而歸啓曰吾君之子也啓遂即天子位史記夏本紀稱啓立有扈氏不服故伐之盖由自堯舜受禪相承啓獨見繼父以此不服故云夏啓嗣禹立伐有扈之罪言繼立者見其由嗣立故不服也

甘誓傳甘有扈郊地名將戰先誓疏

正義曰發首二句敘其誓

之由其王曰以下皆是誓之辭也曲禮云約信曰誓將與敵戰恐其損敗與將士設約示賞罰之信也將戰而誓是誓之大者禮將祭而號令齊百官亦謂之誓周禮太宰云祀五帝則掌百官之誓戒鄭玄云誓戒要之以刑重失禮也明堂云所謂各揚其職百官廢職服大刑是誓辭之略也彼亦是

約信但小於戰之誓馬融云軍旅曰誓會同曰誥
誥誓俱是號令之辭意小異耳傳正義曰地理志
扶風郿縣古扈國夏啓所伐者也郿扈音同未知
何時改也啓伐有扈必將至其國乃出兵與啓戰
故以甘為有扈之郊地名馬融云甘有扈南郊地
名計啓西行伐之當在東郊融則扶風人或當知
其處也將戰先誓誓是臨戰時也甘誓牧誓費誓
皆取誓地為名湯誓舉其王號泰誓不言武誓者
皆史官不同故立名有異耳泰誓未戰而誓故別
為之名泰誓自悔而誓非為戰誓自約其心故舉
其國名

大戰于甘乃召六卿傳天子六軍其將皆命卿王曰嗟
六事之人傳各有軍事故曰六事子誓告汝有扈氏威

侮五行怠棄三正傳五行之德王者相承所取法有扈

與夏同姓恃親而不恭是則威虐侮慢五行怠惰棄廢

天地人之正道言亂常天用勦絕其命傳用其失道故

勦截也截絕謂滅之今予惟恭行天之罰傳恭奉也言

欲截絕之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傳左車左左方主射

政治也治其職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傳右車右勇力

之士執戈矛以退敵御非其馬之正汝不恭命傳御以

正馬為政三者有失皆不奉我命用命賞于祖傳天子

親征必載遷廟之祖主行有功則賞祖主前示不專弗
用命戮于社傳天子親征又載社主謂之社事不用命
奔北者則戮之於社主前社主陰陰主殺親祖嚴社之
義子則孥戮汝傳孥子也非但止汝身辱及汝子言恥

累也音義

將子匠反侮亡甫反正如字徐音征馬云建
子建丑建寅三正也惰徒臥反勸子六反玉

篇子小反馬本作巢與玉篇切韻同罰音伐御魚慮反
戮音六北如字又音佩軍走曰北孥音奴累劣偽反

疏

史官曰史官自先叙其事啓與有扈大戰於甘之野
將欲交戰乃召六卿令與衆士俱集王乃言曰嗟重

其事故嗟嘆而呼之汝六卿者各有軍事之人我設要
誓之言以勅告汝今有扈氏威虐侮慢五行之盛德怠

情棄廢三才之正道上天用失道之故今欲截絕其命
天既如此故我今惟奉行天之威罰不敢違天也我既
奉天汝當奉我汝諸士衆在車左者不治理於車左之
事是汝不奉我命在車右者不治理於車右之事是汝
不奉我命御車者非其馬之正令馬進退違戾是汝不
奉我命汝等若用我命我則賞之於祖主之前若不用
我命則戮之於社主之前所戮者非但止汝身而已我
則并殺汝子以戮辱汝汝等不可不用我命以求殺敵
戒之使齊力戰也傳正義曰將戰而召六卿明是卿為
軍將天子六軍其將皆命卿周禮夏官序文也鄭玄云
夏亦然則三王同也經言大戰者鄭玄云天子之兵故
曰大孔無明說蓋以六軍並行威震多大故稱大戰卿
為軍將故云乃召六卿及其誓之非六卿而已鄭玄云
變六卿言六事之人者言軍吏下及士卒也下文戒左
右與御是編勅在軍之士步卒亦在其間六卿之身及
所部之人各有軍事故六事之人為總呼之辭五行水

火金木土也分行四時各有其德月令孟春三日大史
謁於天子曰某日立春盛德在木夏云盛德在火秋云
盛德在金冬云盛德在水此五行之德王者雖易姓相
承其所取法同也言王者共所取法而有扈氏獨侮慢
之所以為大罪也且五行在人為仁義禮智信威侮五
行亦為侮慢此五常而不行也有扈與夏同姓恃親而
不恭天子廢君臣之義失相親之恩五常之道盡矣是
威侮五行也無所畏忌作威虐而侮慢之故云威虐侮
慢易說卦云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
立人之道曰仁與義物之為大無大於此者周易謂之
三才人生天地之間莫不法天地而行事以此知怠惰
棄廢天地人之正道棄廢此道言亂常也孔馬鄭王與
皇甫謐等皆言有扈與夏同姓竝依世本之文楚語云
昭王使觀射父傅大子射父辭之曰堯有丹朱舜有商
均夏有觀扈周有管蔡是其恃親而不恭也周語云帝
嘉禹德賜姓曰姒禹始得姓有扈與夏同姓則為啓之

兄弟知此者蓋禹未賜姓之前以姁為姓故禹之親屬舊已姓姁帝嘉其德又以姁姓顯揚之猶若伯夷國語稱賜姓曰姜然伯夷是炎帝之後未賜姓之前先為姜姓與此同也故有扈以為夏之同姓天子用兵稱恭行天罰諸侯討有罪稱肅將王誅皆示有所稟承不敢專也有扈既有大罪宜其絕滅故原天之意言天用其失道之故欲截絕其命謂滅之也勦是斬斷之義故為截也歷言左右及御此三人在一車之上也故左為車左則右為車右明矣宣十二年左傳云楚許伯御樂伯攝叔為右以致晉師樂伯曰吾聞致師者左射以蔽攝叔曰吾聞致師者右入壘折馘執俘而還是左方主射右主擊刺而御居中也御言正馬而左右不言所職者以戰主殺敵左右用兵是戰之常事故略而不言御惟主馬故特言之互相明也此謂凡常兵車甲士三人所主皆如此耳若將之兵車則御者在左勇力之士在右將居鼓下在中央主擊鼓與軍人為節度成二年左傳說

晉伐齊云晉解張御卻克鄭丘緩為右卻克傷於矢未
絕鼓音曰余病矣張侯曰自始合而矢貫余手及肘余
折以御左輪朱殷豈敢言病卻克傷於矢而鼓音未絕
張侯為御而血染左輪是御在左而將居中也攻之為
治常訓也治其職者左當射人右當擊刺是其所掌職
事也御以正馬為政言御之政事在正馬故馬不正
則罪之詩云兩驂如手傳云進止如御者之手是為馬
之正也左右與御三者有失言皆不奉我命以御在後
故總解之曾子問云孔子曰天子巡守以遷廟之主行
載於齊車言必有尊也巡守尚然征伐必也故云天子
親征必載遷廟之祖主行有功則賞祖主前示不專也
周禮大司馬云若師不功則厭而奉主車鄭玄云厭伏
冠也奉猶送也送主歸於廟與社亦是征伐載主之事
也定四年左傳云君以軍行被社釁鼓祝奉以從是天
子親征又載社主行也郊特牲云惟為社事單出里故
以社事言之不用命奔北者則戮之於社主之前奔北

謂背陳走也所以刑賞異處者社主陰陰主殺則祖主陽陽主生禮左宗廟右社稷是祖陽而社陰就祖賞就社殺親祖嚴社之義也大功大罪則在軍賞罰其徧敘諸勲乃至太祖賞耳詩云樂爾妻孥對妻別文是孥為子也非但止辱汝身并及汝子亦殺言以恥惡累之湯誓云予則孥戮汝傳曰古之用刑父子兄弟罪不相及今云孥戮汝權以脅之使勿犯此亦然也

序太康失邦傳啓子也盤于遊田不恤民事為羿所逐不得反國昆弟五人須于洛汭作五子之歌傳太

康五弟與其母待太康於洛水之北怨其不反故作

歌音義

五子名字書傳無聞仲康蓋其一也須

疏

正義

曰啓子太康以遊畋棄民為羿所逐失其邦國其未
失國之前畋于洛水之表太康之弟更有昆弟五人
從太康畋獵與其母待太康于洛水之北太康為羿
所距不得反國其弟五人即啓之五子並怨太康各
自作歌史敘其事作五子之歌傳正義曰昆弟五人
自有長幼故稱昆弟嫌是太康之昆故云太康之五
弟

五子之歌傳啓之五子因以名篇疏

正義曰史述作歌之由先

敘失國之事其一曰以下乃是歌辭此五子作歌
五章每章各是一人之作辭相連接自為終始初
言皇祖有訓未必則指怨太康必是五子之歌相
顧從輕至甚其一具二蓋是昆弟之次或是作歌
之次不可知也傳正義曰直言五子不知謂誰故
言啓之五子太康之弟敘怨作歌不言五弟而言

五子者以其迷祖之
訓故繫父以言之

太康尸位以逸豫傳尸主也主以尊位為逸豫不勤滅
厥德黎民咸貳傳君喪其德則衆民皆二心矣乃盤遊
無度傳盤樂遊逸無法度畋于有洛之表十旬弗反傳
洛水之表水之南十日曰旬田獵過百日不還有窮后
羿因民弗忍距于河傳有窮國名羿諸侯名距太康於
河不得入國遂廢之厥第五人御其母以從傳御侍也
言從畋徯于洛之汭五子咸怨傳待太康怨其久畋失

國述大禹之戒以作歌傳述循也歌以敘怨音義

逸本又作

侑豫本或作忬音同黎力兮反喪息浪反盤步干反本或作槃度如字樂音洛畋音田羿五計反徐胡細反距

音巨從如字或作才用反非侯胡啓反

疏

正義曰天子之在天位職當牧養兆民太康主以尊位用為逸

豫滅其人君之德衆人皆有二心太康乃復愛樂遊逸無有法度畋獵於洛水之表一出十旬不反有窮國君

其名曰羿因民不能堪忍太康之惡率衆距之于河不得反國太康初去之時其弟五人侍其母以從太康太康畋於洛南五弟待於洛北太康久而不反致使羿距于河五子皆怨太康追述大禹之戒以作歌而各敘已怨之志也其弟侍母以從太康太康初去即然待於洛水之北以冀太康速反羿既距之五子乃怨史述太康之惡既盡然後言其作歌故令羿距之文乃在母從之上作文之勢當然也傳正義曰尸主釋詁文襄四年左

傳曰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遷於窮石然則羿居窮石故曰有窮國名窮是諸侯之國羿是其君之名也說文云羿帝嚳射官也賈逵云羿之先祖世為先王射官故帝賜羿弓矢使司射淮南子云堯時十日竝生堯使羿射九日而落之楚辭天問云羿焉彈日烏解羽歸藏易亦云羿彈十日說文云彈者射也此三者言雖不經以取信要言帝嚳時有羿堯時亦有羿則羿是善射之號非復人之名字信如彼言則不知羿名為何也夏都河北洛在河南距太康於河北不得入國遂廢太康耳羿猶立仲康不自立也述循釋詁文循其所戒用作歌以敘怨也其一曰皇祖有訓其二曰訓有之是述大禹之戒也其三恨亡國都其四恨絕宗祀其五言追悔無及直是指怨太康非為述祖戒也本述戒作歌因即言及時事故言祖戒以總之

其一曰皇祖有訓民可近不可下傳皇君也君祖禹有

訓戒近謂親之下謂失分民惟邦本本固邦寧傳言人

君當固民以安國予視天下愚夫愚婦一能勝予傳言

能畏敬小民所以得衆心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

圖傳三失過非一也不見是謀備其微予臨兆民懍乎

若朽索之馭六馬傳十萬曰億十億曰兆言多懍危貌

朽腐也腐索馭六馬言危懼甚為人上者柰何不敬傳

能敬則不驕在上不驕則高而不危音義

近附近之分扶問反三

如字又息暫反見賢遍反懍力甚反朽

疏

正義曰我君祖大禹有訓

戒之事言民可親近不可卑賤輕下令其失分則人懷怨則事上之心不固矣民惟邦國之本本固則邦寧言在上不可使人怨也我視天下之民愚夫愚婦一能過勝我安得不敬畏之也所以畏其怨者一人之身三度有失凡所過失為人所怨豈在明著大過皆由小事而起言小事不防易致大過故於不見細微之時當於是豫圖謀之使人不怨也我臨兆民之上常畏人怨懔懔乎危懼若腐索之馭六馬索絕則馬逸言危懼之甚人之可畏如是為民上者奈何不敬慎乎怨太康之不恤下民也傳正義曰皇君釋詁文述禹之戒知君祖是禹禹有訓也民可近者據君為文近謂親近之也下謂卑下輕忽之失本分也奪其農時勞以橫役是失分也故下云予視天下愚夫愚婦一能勝予是畏敬下民也我視愚夫愚婦當能勝我身是畏敬小民也由能畏敬小民故以小民從命是得衆心也顧氏云怨豈在明未必皆在明著之時必於未形之日思善道以自防衛之是

備慎其微也古數十萬曰億十億曰兆言多也懔懔心懼之意故為危貌朽腐常訓也腐索馭六馬索絕馬驚馬驚則逸言危懼甚也經傳之文惟此言六馬漢世此經不傳餘書多言駕四者春秋公羊說天子駕六毛詩說天子至大夫皆駕四許慎案王度記云天子駕六鄭玄以周禮校人養馬乘馬一師四圉四馬曰乘康王之誥云皆布乘黃朱以為天子駕四漢世天子駕六非常法也然則此言馬多懼深故舉六以言之

其二曰訓有之內作色荒外作禽荒傳作為也迷亂曰

荒色女色禽鳥獸甘酒嗜音峻宇彫牆傳甘嗜無厭足

峻高大彫飾畫有一于此未或不亡傳此六者棄德之

君必有其一有一必亡况兼有乎音義

甘一音戶甘反
嗜市志反峻思

俊反牆慈羊反厭疏傳正義曰作為釋言文昭元年左
於鹽反又於艷反疏傳晉平公近女色過度惑以喪志
老子云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好色好田則精神迷亂
故迷亂曰荒女有美色男子悅之經傳通謂女人為色
獵則鳥獸竝取故以禽為鳥獸也

其三曰惟彼陶唐有此冀方傳陶唐帝堯氏都冀州統
天下四方今失厥道亂其紀綱乃底滅亡傳言失堯之

道亂其法制自致滅亡音義

底之履反疏傳正義曰世本云

昭云陶唐皆國名猶湯稱殷商也案書傳皆言堯以唐
侯升為天子不言封於陶唐陶唐二字或共為地名未
必如昭言也以天子王有天下非獨冀州一方故以冀
方為都冀州統天下四方堯都平陽舜都蒲坂禹都安

邑相去不盈二百里皆在冀州自堯以來其都不出此地故舉陶唐以言之

其四曰明明我祖萬邦之君有典有則貽厥子孫傳君

萬國為天子典謂經籍則法貽遺也言仁及後世關石

和鈞王府則有荒墜厥緒覆宗絕祀傳金鐵曰石供民

器用通之使和平則官民足言古制存而太康失其業

以取亡音義

貽以之反遺唯季反覆芳服反供音恭

疏

正義曰有明明之德我祖大禹也以

有明德為萬邦之君謂為天子也有治國之典有為君之法遺其後世之子孫使法則之又關通衡石之用使之和平人既足用王之府藏則皆有矣典存國富宜以為政今太康荒廢墜失其業覆滅宗族斷絕祭祀言太

康彙典法所以減宗祀也傳正義曰萬邦之君謂君統萬國為天子也典謂先王之典可憑據而行之故為經籍則法訓詁文典謂先王舊典法謂當時所制其事不為大異重言以備文耳貽遺釋言文以典法遺子孫言仁恩及後世闢者通也名石而可通者惟衡量之器耳律歷志云二十四銖為兩十六兩為斤三十斤為鈞四鈞為石是石為稱之最重以石而稱則為重物故金鐵曰石言絲綿止於斤兩金鐵乃至於石舉石而言之則所稱之物皆通之也傳取金鐵重物以解言石之意非謂所關通者惟金鐵耳米粟則斗斛以量之布帛則丈尺以度之惟言關通權衡則度量之物懋遷有無亦關通矣舉一以言之耳衡石所稱之物以供民之器用其土或有或無通使和平也論語云百姓足君孰與不足民既足用則官亦富饒故通之使和平則官民皆足有典有法可依而行官民足可坐而守言古制存而太康失其業所以亡也訓緒為業費氏顧氏等意云通金鐵

於人官不禁障民得取之以供器用器既具所以上下
充足以金鐵皆從石而生則金鐵亦石之類也故漢書
五行志云石為怪異入金不從
革之條費顧之義亦得通也

其五曰嗚呼曷歸予懷之悲傳曷何也言思而悲萬姓
仇予予將疇依傳仇怨也言當依誰以復國乎鬱陶乎

予心顏厚有忸怩傳鬱陶言哀思也顏厚色愧忸怩心
慙慙愧於仁人賢士弗慎厥德雖悔可追傳言人君行
已不慎其德以速滅敗雖欲改悔其可追及乎言無益

音義

曷戶割反鬱音蔚陶音挑鬱陶憂思也忸女六反
怩女姬反徐乃私反思息嗣反雖如字或作睢

疏

正義曰嗚呼太康已覆滅矣我將何所依歸我以此故思之而悲太康為惡毒徧天下萬姓皆共仇我我

將誰依就乎鬱陶而哀思乎我之心也我以此故外貌頗厚而內情忸怩羞慙由太康不慎其德以致此見距雖欲改悔其可追及之乎事已往矣不可如何從首漸怨至此為深皆是羿距時事也傳正義曰桓二年左傳云怨耦曰仇故仇為怨也羿距於河不得復反乃思太康欲歸依之言當依誰以復國乎孟子稱舜弟象見舜云思君正鬱陶鬱陶精神憤結積聚之意故為哀思也詩云顏之厚矣羞慙之情見於面貌似如面皮厚然故以顏厚為色愧忸怩羞不能言心慙之狀小人不足以知得失故慙愧於仁人賢士

序義和湏淫廢時亂日傳義氏和氏世掌天地四時

之官自唐虞至三代世職不絕承太康之後沈湎於

酒過差非度廢天時亂甲乙脣往征之作脣征傳脣

國之君受王命往征之音義

酒徐音緬面善反差初責反又初佳反脣國名

疏

正義曰義氏和氏世掌天地四時之官今乃沈湎於酒過差非度廢天時亂甲乙不以所掌為意脣

國之侯受王命往征之史敘其事作脣征傳正義曰義氏和氏世掌天地四時之官堯典所言是其事也義和是重黎之後楚語稱堯育重黎之後使典天地以至於夏商是自唐虞至三代世職不絕故此時義和仍掌時日以太康逸豫臣亦縱弛此承太康之後於今仍亦懈惰沈湎於酒過差非度廢天時亂甲乙是其罪也經云酒荒於厥邑惟言荒酒不言好色故訓淫為過言耽酒為過差也聖人作歷數以紀天時不存歷數是廢天時也日以甲乙為紀不知日食是亂甲乙也

胤征傳奉辭伐罪曰征疏

傳正義曰奉責讓之辭伐不恭之罪名之曰征

征者正也伐之以正其罪

惟仲康肇位四海傳羿廢太康而立其弟仲康為天子

胤侯命掌六師傳仲康命胤侯掌王六師為大司馬義

和廢厥職酒荒于厥邑傳舍其職官還其私邑以酒迷

亂不修其業胤后承王命徂征傳徂往也就其私邑往

討之音義

肇音兆舍音捨

疏

正義曰惟仲康始即王位臨四海胤國之侯受王命為大司馬掌六

師於是有義氏和氏廢其所掌之職縱酒荒迷亂於私邑胤國之君承王命徂征之傳正義曰以羿距太康於

河於時必廢之也夏本紀云太康崩弟仲康立襄四年
左傳云羿因夏民以代夏政則羿於其後篡天子之位
仲康不能殺羿必是羿握其權知仲康之立是羿立之
矣故云羿廢太康而立其弟仲康為天子計五子之歌
仲康當是其一仲康必賢於太康但形勢既衰政由羿
耳羿在夏世為一代大賊左傳稱羿既篡位寒浞殺之
羿滅夏后相相子少康始滅浞復夏政計羿浞相承向
有百載為夏亂甚矣而夏本紀云太康崩其弟仲康立
仲康崩子相立相崩子少康立都
不言羿浞之事是馬遷之說疎矣

告于衆曰嗟予有衆傳誓勅之聖有謨訓明徵定保傳
徵證保安也聖人所謀之教訓為世明證所以定國安

家先王克謹天戒臣人克有常憲傳言君能慎戒臣能

奉有常法百官修輔厥后惟明明傳修職輔君君臣俱
明每歲孟春道人以木鐸徇于路傳道人宣令之官木
鐸金鈴木舌所以振文教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傳
官衆衆官更相規闕百工各執其所治技藝以諫諫失
常其或不恭邦有常刑傳言百官廢職服大刑音義在道

由反鐸待洛反鈴音令藝本
又作藝更音康技其綺反

疏

正義曰庠侯將征義和
告於所部之衆曰嗟乎

我所有之衆人聖人有謨之訓所以為世之明證可以
定國安家其所謀者言先王能謹慎敬畏天戒臣人者
能奉先王常法百官修常職輔其君君臣相與如是則
君臣俱明惟為明君明臣言君當謹慎以畏天臣當守

職以輔君也先王恐其不然大開諫爭之路每歲孟春
道人之官以木鐸徇于道路以號令臣下使在官之衆
更相規闕百工雖賤令執其藝能之事以諫上之失常
其有違諫不恭謹者國家則有常刑傳正義曰成八年
左傳稱晉殺趙括欒卻為徵徵是證驗之義故為證也
能自保守是安定之義故為安也聖人將為教訓必謀
而後行故言所謀之教訓聖人之言必有其驗故為世
之明證用聖人之謨訓必有成功故所以定國安家王
者代天理官故稱天戒臣人奉主法令故言常憲君當
奉天臣當奉君言君能戒慎天戒也臣能奉有常法奉
行君法也此謂大臣下云百官修輔謂衆臣以執木鐸
徇於路是宣令之事故言宣令之官周禮無此官惟小
宰云正歲帥理官之屬而觀治象之法徇以木鐸曰不
用法者國有常刑宣令之事略與此同此似別置其官
非如周之小宰名曰道人不知其意蓋訓道為聚聚人
而令之故以為名也禮有金鐸木鐸鐸是鈴也其體以

金為之明舌有金木之異知木鐸是木舌也周禮教鼓人以金鐸通鼓大司馬教振旅兩司馬執鐸明堂位云振木鐸於朝是武事振金鐸文事振木鐸今云木鐸故云所以振文教也相規相平等之辭故官衆謂衆官相規謂更相規闕平等有闕猶尚相規見上之過諫之必矣百工各執其所治技藝以諫謂被遣作器工有奢儉若月令云無作淫巧以蕩上心見其淫巧不正當執之以諫諫失常也百工之職猶令進諫則百工以上不得

不諫矣百官廢職服大刑明堂位文也顧氏云百官衆臣其有廢職懈怠不恭謹者國家當有常刑

惟時義和顛覆厥德傳顛覆言反倒將陳義和所犯故先舉孟春之令犯令之誅沈亂于酒畔官離次傳沈謂醉冥失次位也倣擾天紀遐棄厥司傳倣始擾亂遐遠

也紀謂時日司所主也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傳辰
日月所會房所舍之次集合也不合即日食可知瞽奏
鼓嗇夫馳庶人走傳凡日食天子伐鼓於社責上公瞽
樂官樂官進鼓則伐之嗇夫主幣之官馳取幣禮天神
衆人走供救日食之百役也義和尸厥官罔聞知傳主
其官而無聞知於日食之變異所以罪重昏迷于天象
以干先王之誅傳閭錯天象言昏亂之甚干犯也政典
曰先時者殺無赦傳政典夏后為政之典籍若周官六

卿之治典先時謂厯象之法四時節氣弦望晦朔先天
時則罪死無赦不及時者殺無赦傳不及謂厯象後天

時雖治其官苟有先後之差則無赦况廢官乎音義覆芳

服反倒丁老反離如字又力智反冥莫定反又亡丁反
倣本又作餅亦作叔同尺六反擾而小反嗇音色馳車

馬曰馳走步曰走供音恭先悉薦反又如字注疏正義
先時先天同赦亦作赦治直吏反後胡豆反曰言

不諫尚有刑廢職懈怠是為大罪惟是義和顛倒其奉
上之德而沈沒昏亂於酒違叛其所掌之官離其所居

位次始亂天之紀綱遠棄所主之事乃季秋九月之朔
日月當合於辰其日之辰日月不合於舍不得合辰謂

日被月食日有食之禮有救日之法於時瞽人樂官進
鼓而擊之嗇夫馳騁而取幣以禮天神庶人奔走供救

日食之百役此為災異之大羣官促遽若此義和主其
官而不聞知日食是大罪也此義和昏闇迷錯于天象
以犯先王之誅此罪不可赦也故先王為政之典曰主
歷之官為歷之法節氣先天時者殺無赦不及時者殺
無赦失前失後尚猶合殺況乎不知日食具罪不可赦
也況彼罪之大言已所以征也傳正義曰顛覆言反倒
謂人反倒也人當豎立今乃反倒猶臣當事君今乃廢
職似人之反倒然言臣以事君為德故言顛覆厥德屑
侯將陳義和之罪故先舉孟春之令犯令之誅舉輕以
見重小事犯令猶有常刑況叛官離次為大罪乎沒水
謂之沈大醉冥然無所復知猶沈水然故謂醉為沈俶
始遐遠皆釋詁文擾謂煩亂故為亂也洪範五紀五曰
歷數歷數所以紀天時此言天紀謂時日此時日之事
是義和所主言棄其所主昭七年左傳曰晉侯問於士
文伯曰何謂辰對曰日月之會是謂辰是辰為日月之
會日月俱右行於天日行遲月行疾日每日行一度月

日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計二十九日過半月已行
天一周又逐及日而與日聚會謂此聚會為辰一歲十
二會故為十二辰即子丑寅卯之屬是也房謂室之房
也故為所舍之次計九月之朔日月當會於大火之次
釋言云集會也會即是合故為合也日月當聚會共舍
今言日月不合於舍則是日食可知也日食者月掩之
也月體掩日日被月映即不成共處故以不集言日食
也或以為房謂房星九月日月會於大火之次房心共
為大火言辰在房星事有似矣知不然者以集是止舍
之處言其不集於舍故得以表日食若言不集於房星
似太遲太疾惟可見厯錯不得以表日食也且日之所
在星宿不見正可推算以知之非能舉目見之君子慎
疑寧當以日在之宿為文以此知其必非房星也文十
五年左傳云日有食之天子不舉伐鼓於社諸侯用幣
于社伐鼓于朝社預以為伐鼓于社責羣陰也此傳言
責上公者郊特牲云社祭土而主陰氣也君南嚮北牖

下答陰之義也是言社主陰也日食陰侵陽故杜預以
為責羣陰也昭二十九年左傳云封為上公祀為貴神
社稷五祀是尊是奉是社祭句龍為上公之神也日食
臣侵君之象故傳以為責上公亦當羣陰上公竝責之
也周禮瞽矇之官掌作樂瞽為樂官樂官用無目之人
以其無目於音聲審也詩云奏鼓簡簡謂伐鼓為秦鼓
知樂官進鼓則伐之周禮太僕軍旅田役贊王鼓救日
月亦如之鄭玄云王通鼓佐擊其餘面則救日之時王
或親鼓莊二十五年穀梁傳曰天子救日置五麾陳五
兵五鼓陳既多皆樂人伐之周禮無嗇夫之官禮云嗇
夫承命告於天子鄭玄云嗇夫蓋司空之屬也嗇夫主
幣禮無其文此云嗇夫馳必馳走有所取也左傳云諸
侯用幣則天子亦當有用幣之處嗇夫必是主幣之官
馳取幣也社神尊於諸侯故諸侯用幣於社以請救天
子伐鼓於社必不用幣知嗇夫馳取幣禮天神庶人走
蓋是庶人在官者謂諸侯胥徒也其走必有事知為供

救日食之百役也曾子問云諸侯從天子救日食各以
方色與其兵周禮庭氏云救日之弓矢是救日必有多
役庶人走供之鄭注庭氏云以救日為太陽之弓救月
為太陰之弓救日以枉矢救月以恒矢其鼓則蓋用祭
天之雷鼓也昭十七年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左傳
云季平子曰惟正月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有伐
鼓用幣禮也其餘則否太史曰在此月也當夏四月是
謂孟夏如彼傳文惟夏四月有伐鼓用幣禮餘月則不
然此以九月日食亦奏鼓用幣者顧氏云夏禮異於周
禮也庠侯夏之卿士引政典而不言古典則當時之書
知是夏后為政之典籍也周禮大宰掌建邦之六典以
佐王治邦國一曰治典二曰教典三曰禮典四曰政典
五曰刑典六曰事典若周官六卿之治典謂此也先時
不及者謂此厯象之法四時節氣弦望晦朔不得先天
時不得後天時四時時各九十日有餘分為八節節各
四十五日有餘也節氣者周天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

之一四時分之均分為十二月則月各得三十日十六分日之七以初為節氣半為中氣故一歲有二十四氣也計十二月每月二十九日強半也以月初為朔月盡為晦當月之中日月相望故以月半為望望去晦朔皆不滿十五日也又半此望去晦朔之數名之曰弦弦者言其月光正半如弓弦也晦者月盡無月言其闇也朔者蘇也言月死而更蘇也先天時者所名之日在天時之先假令天之正時當以甲子為朔今歷乃以癸亥為朔是造歷先天時也若以乙丑為朔是造歷後天時也後即是不及時也其氣望等皆亦如此

今予以爾有衆奉將天罰傳將行也奉王命行王誅謂殺誨淫之身立其賢子弟爾衆士同力王室尚弼予欽

承天子威命傳以天子威命督其士衆使用命火炎崑

岡玉石俱焚傳山脊曰岡崑山出玉言火逸而害玉天

吏逸德烈于猛火傳逸過也天王之吏為過惡之德其

傷害天下甚於火之害玉猛火烈矣又烈於火殲厥渠

魁脅從罔治傳殲滅渠大魁帥也指謂義和罪人之身

其脅從距王師者皆無治舊染汙俗咸與惟新傳言其

餘人久染汙俗本無惡心皆與更新一無所問嗚呼咸

克厥愛允濟傳歎能以威勝所愛則必有成功愛克厥

威允罔功傳以愛勝威無以濟衆信無功其爾衆士懋

戒哉傳言當勉以用命戒以辟戮音義

崑音昆戮于庶反魁音回反脅

虛業反帥色類反汙烏故反汙辱之汙又音疏正義曰烏浣泥著物也一音烏卧反懋音茂辟音避義和所

疏

正義和所

犯如上故今我用汝所有之衆奉王命行天罰汝等衆士當同心盡力於王室庶幾輔我敬承天子之命使我伐必克之又恐兵威所及濫殺無辜故假喻以戒之火炎崑山之岡玉石俱被焚燒天王之吏為過惡之德則酷烈甚於猛火宜誅惡存善不得濫殺滅其為惡大帥罪止義和之身其被迫脅而從距王師者皆無治責其罪久染汙穢之俗本無惡心皆與惟德更新一無所問又言將軍之法必有殺戮嗚呼重其事故歎而言之將軍威嚴能勝其愛心有罪者雖愛必誅信有成功若愛心勝其威嚴親愛者有罪不殺信無功矣言我雖愛汝有罪必殺其汝衆士宜勉力以戒慎哉勿違我命以取殺也傳正義曰將之為行常訓也天欲加罪王者順天

之罰則王誅也奉王命行王誅謂殺淫誦之身義和之罪不及其嗣故知殺其身立其賢子弟楚語云重黎之後世掌天地四時之官至於夏商則此不滅其族故傳言此也釋山云山脊曰岡孫炎曰長山之脊也以崑山出玉言火逸害玉喻誅惡害善也逸即佚也佚是淫縱之名故為過也天王之吏言位貴而威高秉貴勢而逞毒心或眦睚而害良善故為過惡之德其傷害天下甚於火之害玉猛火為烈甚矣又復烈之於火言其害之深也殲盡也釋詁文舍人曰殲衆之盡也衆皆死盡為滅也渠大魁帥無正訓以上殲厥渠魁謂滅其元首故以渠為大魁為帥史傳因此謂賊之首領為渠帥本原出於此

序自契至于成湯八遷傳十四世凡八徙國都湯始

居亳從先王居傳契父帝嚳都亳湯自商丘遷焉故

曰從先王居作帝告釐沃傳告來居治沃土二篇皆

亡音義

契息例反殷之始祖八遷之書史唯見四毫旁各反徐扶各反讐苦毒反告工毒反釐力

之反沃徐烏酷反此五亡篇舊解是疏正義曰自此夏書馬鄭之徒以為商書兩義俱通

疏

正義曰自此已下皆商書

也序本別卷與經不連孔以經序宜相附近引之各冠其篇首此篇經亡序存文無所托不可以無經之

序為卷之首本書在此故附此卷之末契是商之始祖故遠本之自契至於成湯凡八遷都至湯始往居

亳從其先王帝嚳舊居當時湯有言告史序其事作帝告釐沃二篇傳正義曰周語曰立王勤商十四世

而興立王謂契也勤殖功業十四世至湯而興為天子也殷本紀云契生昭明昭明卒子相土立相土卒

子昌若立昌若卒子曹圉立曹圉卒子冥立冥卒子振立振卒子微立微卒子報丁立報丁卒子報乙立

報乙卒子報丙立報丙卒子主壬立主壬卒子主癸
立主癸卒子天乙立天乙是為成湯是也契至成湯
十四世凡八遷國都者商頌云帝立子生商是契居
商也世本云昭明居砥石左傳稱相土居商丘及今
湯居亳事見經傳者有此四遷其餘四遷未詳間也
鄭玄云契本封商國在太華之陽皇甫謐云今上洛
商是也襄九年左傳云陶唐氏之火正閼伯居商丘
相土因之杜預云今梁國睢陽宋都是也其砥石先
儒無言不知所在自契至湯諸侯之國而得數遷都
者蓋以時王命之使遷至湯乃以商為天下號則都
雖數遷商名不改今湯還亳乃作此篇若是諸侯遷
都則不得史錄其事以為商書之首文在湯征諸侯
伊尹去亳之上是湯將欲為王時事史以商有天下
乃追錄初興并湯征與汝鳩汝方皆是伐桀前事後
追錄之也先王天子也自契已下皆是諸侯且文稱
契至湯今云從先王居者必從契之先世天子所居

也世本本紀皆云契是帝嚳子知先王是契父帝嚳
帝嚳本居亳今湯往從之嚳實帝也言先王者對文
論優劣則有皇與帝及王之別散文則雖皇與帝皆
得言王也故禮運云昔者先王未有宮室乃謂上皇
為王是其類也孔言湯自商丘遷焉以相土之居商
丘其文見於左傳因之言自商丘徙耳此言不必然
也何則相土契之孫也自契至湯凡八遷若相土至
湯都遂不改豈契至相土三世而七遷也相土至湯
必更遷都但不知湯從何地而遷亳耳必不從商丘
遷也鄭玄云亳今河南偃師縣有湯亭漢書音義臣
瓚者云湯居亳今濟陰亳縣是也今亳有湯塚已氏
有伊尹塚杜預云梁國蒙縣北有亳城城中有成湯
塚其西又有伊尹塚皇甫謐云孟子稱湯居亳與葛
為隣葛伯不祀湯使亳衆為之耕葛即今梁國寧陵
之葛鄉也若湯居偃師去寧陵八百餘里豈當使民
為之耕乎亳今梁國穀熟縣是也諸說不同未知孰

是言告來居治沃土者經文既亡其義難明孔以意言耳所言帝告不知告誰序言從先王居或當告帝也

序湯征諸侯傳為夏方伯得專征伐葛伯不祀湯始

征之傳葛國伯爵也廢其土地山川及宗廟神祇皆

不祀湯始伐之伐始於葛作湯征傳述始征之義也

亡音義

祇巨反

疏

傳正義曰序言湯征諸侯知其人是葛國之君伯爵直云不祀文無指斥

王制云山川神祇有不舉者為不敬不敬者君削以地宗廟有不順者為不孝不孝者君黜以爵是言不祀必廢其土地山川之神祇及宗廟皆不祀故湯始征之湯伐諸侯伐始於葛仲虺之誥云初征自葛是

也孟子云湯居亳與葛為隣葛伯不祀湯使人問之曰何為不祀曰無以供犧牲也湯使遺之牛羊葛伯食之又不祀湯又使人問之曰何為不祀曰無以供粢盛也湯使亳衆往為之耕老弱饋食葛伯率其人要其酒食黍稻者劫而奪之不授者殺之有童子以黍肉餉殺而奪之書曰葛伯仇餉此之謂也是說伐始於葛之事也

序伊尹去亳適夏傳伊尹字氏湯進於桀既醜有夏復歸于亳傳醜惡其政不能用賢故退還入自北門乃遇汝鳩汝方傳鳩方二人湯之賢臣不期而會曰遇作汝鳩汝方傳言所以醜夏而還之意二篇皆亡

音義

又反

疏

傳

正義曰

伊氏

尹字

故云

字氏

倒文

以

必貢之者

湯欲以

誠輔

祭冀其

用賢以

治不可

匡輔

乃始伐之

此時未

有伐祭

之意故

貢伊尹

使輔之

孫

武兵書

反間篇

曰商之

興也伊

尹在夏

周之興

也呂

牙在殷

言使之

為反間

也與此

說殊

鳩方二

人伊尹

與之言

知是賢

臣也不

期而

會曰過

隱八年

穀梁傳

文也

尚書注疏卷六

尚書注疏卷六考證

甘誓疏其王曰以下皆是誓之辭也○王曰監本訛至
國從古本改正又未知何時改也時訛故從毛本改
正

乃召六卿○

臣召南

按六卿之名始見於此鄭康成注

大傳曰夏六卿后稷司徒秩宗司馬作士共工也此
以周官準度虞夏想當然耳士即刑官稱士為作士
稱虞為朕虞皆漢人之陋也孔穎達此疏甚略其疏

禮記月令則曰按書傳有司徒司馬司空公領三卿此夏制也曲禮云司徒司馬司空司士司寇此殷制也鑿鑿言之亦無確据杜佑通典謂堯置天地四時之官為六卿其說本於賈公彥考工記疏然堯時實未見六卿名目

王曰嗟六事之人○金履祥曰謂六卿為六事猶三公謂之三事也

傳各有軍事○軍事監本訛軍士据疏改正

五子之歌○顧炎武曰夏商之世天子之子其封國為
公侯者不見於經以太康之有弟五人使其並建茅
土為國屏翰羿何至篡夏哉少康封庶子於會稽二
十餘世至勾踐卒伯諸侯有禹之遺烈夫亦監於太
康孤立之禍而然歟

因民弗忍距于河傳距太康於河不得入國遂廢之疏
云羿猶立仲康不自立也○

臣召南

按左傳言羿自

鉏遷於窮石因夏民以代夏政虞箴之稱羿曰帝夷

羿則羿既距太康即據河北舊都僭號自立矣太康
雖失河北尚有河南傳仲康至后相而始見滅於浞
然則羿但距河亦不能遂越河南而廢太康以立仲
康也傳疏所云皆非是陳仁錫綱目前編謂太康十
有九歲羿距於河遂都陽夏二十有九歲太康崩于
陽夏弟仲康立雖雜本世紀路史諸書然經文祇曰
距於河下篇又曰仲康肇位四海則太康之不為羿
所廢仲康之不為羿所立斷如也

若朽索之馭六馬疏經傳之文惟此言六馬○林之奇
曰古者車皆駕四惟天子特駕六馬四馬則兩服兩
驂六馬則兩驂外又有兩駢

惟彼陶唐有此冀方疏堯都平陽舜都蒲坂禹都安邑
○顧炎武曰堯舜禹皆都河北至太康失國於是僞
國河南再傳至相遂為浞所滅古之君失其舊都未
有能國者也周失豐鎬而平王以東晉失洛陽宋失
開府而江左不振惟殷之五遷因圯於河而非敵人

之窺伺則勢不同耳

疏相去不盈二百里○監本脫里字今添

肩征序疏義氏和氏二段○監本刊此疏二段於後文
目下非也今移正

惟仲康肇位四海傳羿廢太康而立其弟仲康為天子

○臣召南按仲康若果為羿所立則羲和之討即羿

假王命以剪除異己者孔子必不錄其書也金履祥
嘗極辨孔傳之非仲康能討羲和不能討羿則屈於

事勢耳

疏羿滅夏后相○

臣召南

按羿當作浞滅相者浞非

羿也各本俱誤

又疏夏本紀云太康崩其弟仲康立仲康崩子相立
相崩子少康立都不言羿浞之事是馬遷之說疎矣

○臣召南

按史記夏本云於后相見滅少康中興略

不言及誠如穎達所譏但据左傳國語魏絳伍員俱
能詳言羿浞干紀之事伍員述少康本末尤詳夏統

中絕者四十年起自一成一旅遂能殄滅過戈復禹
之績祀夏配天不失舊物自古中興之君未有功業
極盛如少康后杼中興之臣未有忠勲並懋如靡有
鬲虞思女父者也書序百篇並無其事抑獨何哉先
儒疑書序非孔門之舊不妄也

義和廢厥職○林之奇曰堯分命義和四子至夏則義
和合為一職

乃季秋月朔辰弗集於房傳房所舍之次疏日之所在

星宿不見正可推算以知之非能舉目見之君子慎
疑寧當以日在之宿為文以此知其必非房星○臣

照按星曰五星宿曰二十八舍自角至軫凡二十八

皆日月之所舍于以考纏度而紀歲時也傳謂房所
舍之次正謂日之所舍在房星之次耳疏不達孔傳
之旨而謂房為室之房且云知其必非房星亦惑之
甚矣季秋九月日必在卯食當房次于理何疑考一
行大衍歷議曰新歷仲康五年癸巳歲九月庚戌朔

日蝕在房二度元郭守敬授時歷曰仲康五年癸巳九月庚戌泛交二十六日五十四百二十一分入食限可知經文房字正言房宿

政典曰傳夏后氏為政之典籍若周官六卿之治典○

陳櫟曰政典司馬所掌脣侯為大司馬故引以勅戒

吏士

臣召南

按五子之歌曰有典有則傳曰典謂經

籍然則政典亦其一也自古法度典章至禹而大備言天有夏時紀地有禹貢垂子孫有祖訓飭官常有

政典

附序湯始居亳從先王居傳湯自商丘遷焉疏此言不必然也○

臣召南

按疏於孔傳雖不可通必為曲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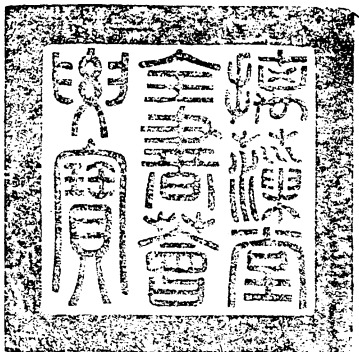
此條明糾傳失可謂公直矣至亳都所在惟皇甫謐以葛伯為証說最近理此疏祇標其略毛詩商頌元鳥疏則詳引之

尚書注疏卷六考證

謹案第十六頁前七行是羲和所主刊本主訛月

今改

[illegible]



覆校官庶吉士臣方燁

校對官庶吉士臣許兆椿

謄錄舉人臣胡鼎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尚書注疏卷七

詳校官祭酒

臣韋謙恒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五十二

經部

尚書注疏卷七

漢孔氏傳 唐陸德明音義 孔穎達疏

商書

湯誓

仲虺之誥

湯誥

伊訓

太甲上

太甲中

太甲下

咸有一德

序伊尹相湯伐桀升自陟傳桀都安邑湯升道從陟

出其不意陟在河曲之南遂與桀戰于鳴條之野傳

地在安邑之西桀逆拒湯作湯誓音義

相息亮反湯如字馬云俗

儒以湯為諡或為號號者似非其意言諡近之然不在謚法故無聞焉及禹俗儒以為名帝系禹名文命

王侯世本湯名天乙推此言之禹宜復非謚乎亦不在謚法故疑焉桀其列反夏之末天子升音昇陟音而疏正義曰伊尹以夏政醜惡去而歸湯輔相成湯

與之伐桀升道從陟出其不意遂與桀戰于鳴條之野將戰而誓戒士衆史敘其事作湯誓傳正義曰此序湯自伐桀必言伊尹相湯者序其篇次自為首尾以上云伊尹醜夏遂相成湯伐之故文次言伊尹也計太公之相武王猶如伊尹之相成湯泰誓不言太公相者彼文無其次也且武王之時有周召之倫聖賢多矣湯稱伊尹云聿求元聖與之戮力伊尹稱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則伊尹相湯其功多於太公故特言伊尹相湯也桀都安邑相傳為然即漢之河東郡安邑縣是也史記吳起對魏武侯云夏桀之居左河濟右太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修政不仁湯放之也地理志云上黨郡壺關縣有羊腸坂在安邑之北是桀都安邑必當然矣將明陟之所在故

先言桀都安邑桀都在亳西當從東而往今乃升道
從陟升者從下向上之名言陟當是山阜之地歷險
迂路為出不意故也陟在河曲之南蓋今潼關左右
河曲在安邑西南從陟向北渡河乃東向安邑鳴條
在安邑之西桀西出拒湯故戰于鳴條之野陟在河
曲之南鳴條在安邑之西皆彼有其迹相傳云然湯
以至聖伐暴當顯行用師而出其不意掩其不備者
湯承禪代之後嘗為桀臣慙而且懼故出其不意武
王則三分天下有其二久不事紂紂有浮桀之罪地
無險要之勢故顯然致罰以明天誅又慙誓衆與
湯有異所以湯惟一誓武王有三鄭玄云鳴條南夷
地名孟子云舜卒於鳴條東夷之地或云陳留平丘
縣今有鳴條亭是也皇甫謐云伊訓曰造攻自鳴條
朕哉自亳又曰夏師敗績乃伐三朶湯詒曰王歸自
克夏至于亳三朶在定陶於義不得在陳留與東夷
也今安邑見有鳴條陌昆吾亭左氏以為昆吾與桀

同以乙卯日亡韋顧亦爾故詩曰韋顧既伐昆吾夏
桀於左氏昆吾在衛乃在濮陽不得與桀異處同日
而亡明昆吾亦來安邑欲以衛桀故同日亡而安邑
有其亭也且吳起言險以指安邑安邑於此而言何
得在南夷乎
謚言是也

湯誓傳戒誓湯士衆疏

正義曰此經皆誓之辭也
甘誓泰誓牧誓發首皆有

序引別言其誓意記其誓處此與費誓惟記誓辭
不言誓處者史非一人辭有詳略序以經文不具
故備言之也

王曰格爾衆庶悉聽朕言傳契始封商湯遂以為天下
號湯稱王則比桀於一夫非台小子敢行稱亂有夏多

罪天命殛之傳稱舉也舉亂以諸侯伐天子非我小子
敢行此事桀有昏德天命誅之今順天今爾有衆汝曰
我后不恤我衆舍我穡事而割正夏傳汝汝有衆我后
桀也正政也言奪民農功而為割剝之政予惟聞汝衆
言傳不憂我衆之言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傳
不敢不正桀罪誅之今汝其曰夏罪其如台傳今汝其
復言桀惡其亦如我所聞之言夏王率遏衆力率割夏
邑傳言桀君臣相率為勞役之事以絕衆力謂廢農功

相率剝剝夏之邑居謂征賦重有衆率怠弗協曰時日
曷喪予及汝皆亡傳衆下相率為怠惰不與上和合比
桀於曰是日何時喪我與汝俱亡欲殺身以喪桀夏
德若茲今朕必往傳凶德如此我必往誅之爾尚輔予
一人致天之罰予其大賚汝傳賚與也汝庶幾輔成我
我大與汝爵賞爾無不信朕不食言傳食盡其言偽不
實爾不從誓言傳不用命予則孥戮汝罔有攸救傳古
之用刑父子兄弟罪不相及今云孥戮汝無有所赦權

以脇之使勿犯音義

格庚白反來也台以之反下同殛居力反恤荀律反舍音捨廢也復

扶又反過於葛反徐音謁馬云止也喪息浪疏正義曰反注同惰徒卧反罰音伐齊力代反徐音來商王成

湯將與桀戰呼其將士曰來汝在軍之衆庶悉聽我之誓言我伐夏者非我小子輒敢行此以臣伐君舉為亂事乃由有夏君桀多有得罪上天命我誅之桀既失君道我非復桀臣是以順天誅之由其多罪故也桀之罪狀汝盡知之今汝桀之所有之衆即汝輩是也汝等言曰我君夏桀不憂念我等衆人舍廢我稼穡之事奪我農功之業而為割剝之政於夏邑斂我貨財我惟聞汝衆言夏氏既有此罪上天命我誅桀我畏上天之命不敢不正桀罪而誅之又質而審之今汝衆人其必言曰夏王之罪其實如我所言夏王非徒如此又與臣下相率過絕衆力使不得事農又相率為割剝之政於此夏邑使不得安居上下同惡民困益甚由是汝等相率怠

情不與在上和協比桀於日曰是日何時能喪若其可
喪我與汝皆亡身殺之寧殺身以亡桀是其惡之甚夏
王惡德如此今我必往誅之汝庶幾輔成我一人致行
天之威罰我其大賞賜汝汝無得不信我語我終不食
盡其言為虛偽不實汝若不從我之誓言我則并殺汝
子以戮汝身必無有所赦勸使勉力勿犯法也庶亦衆
也古人有此重言猶云艱難也傳正義曰以湯於此稱
王故本其號商之意契始封商湯號為商知契始封商
湯遂以商為天下之號鄭玄之說亦然惟王肅云相土
居商丘湯取商為號若取商丘為號何以不名商丘而
單名商也若八遷國名商不改則此商猶是契商非相
土之商也若八遷遷即改名則相土至湯改名多矣相
土既非始祖又非受命何故用其所居之地以為天下
號名成湯之意復何取乎知其必不然也湯取契封商
以商為天下之號周不取后稷封郃為天下之號者契
後八遷商名不改成湯以商受命故宜以商為號后稷

之後隨遷易名公劉為豳太王為周文王以周受命故當以周為號二代不同理則然矣泰誓云獨夫受此湯稱為王則比桀於一夫桀既同於一夫故湯可稱王矣是言湯於伐桀之時始稱王也周書泰誓稱王則亦伐紂之時始稱王也鄭玄以文王生稱王亦謬也稱舉釋言文常法以臣伐君則為亂逆故舉亂謂以諸侯伐天子桀有昏德宣三年左傳文以有昏德天命誅之今乃順天行誅非復臣伐君也以此解衆人守常之意也如我者謂湯之自稱我也湯謂其衆云汝言桀之罪如我誓言所述也率遏衆力率割夏邑此經與上舍我禱事而割正夏其意一也上言夏王之身此言君臣相率再言所以積桀之罪也力施於農財供上賦故以止絕衆力謂廢農功割剝夏邑謂征賦重言以農時勞役又重斂其財致使民困而怨深賦斂重則民不安矣上既駁之非道下亦不供其命故衆下相率為怠惰不與上和合不肯每事順從也比桀於日曰是日何時喪亡欲令

早喪桀命也我與汝俱亡者民相謂之辭言並欲殺身以喪桀也所以比於日者以日無喪之理猶云桀不可喪言喪之難也不避其難與汝俱亡欲殺身以喪桀疾之甚也鄭云桀見民欲叛乃自比於日日是日何嘗喪乎日若喪亡我與汝亦皆喪亡引不亡之徵以脇恐下民也釋詁云食偽也孫炎曰食言之偽也哀二十五年左傳云孟武伯惡郭重曰何肥也公曰是食言多矣能無肥乎然則言而不行如食之消盡後終不行前言為偽故通謂偽言為食言故爾雅訓食為偽也昭二十年左傳引康誥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是古之用刑如是也既刑不相及必不殺其子權時以迫脇之使勿犯刑法耳不於甘誓解之者以夏啟承舜禹之後刑罰尚寬殷周以後其罪或相緣生恐其實有孥戮故於此解之鄭玄云大罪不止其身又孥戮其子孫周禮云其奴男子入于罪隸女子入于舂櫛鄭意以為實戮其子故周禮注云奴謂從生而沒入縣官者也孔以孥戮為權脇

之辭則周禮所云非從坐也鄭衆云謂坐為盜賊而為奴者輸於罪隸秦人橐人之官引此孥戮汝又引論語云箕子為之奴或如衆言別有沒入非緣坐者也

序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傳湯承堯舜禪代之後

順天應人逆取順守而有慙德故革命創制改正易服變置社稷而後世無及句龍者故不可而止作夏

社疑至臣扈傳言夏社不可遷之義疑至及臣扈三

篇皆亡音義

社后土之神禪時戰反應應對之應創初亮反正音征又音正句音鉤句龍共

工之子為后土扈音戶

疏正義曰湯既伐而勝夏桀命創制變置社稷欲遷其社無人可代句龍故

不可而止於時有言議論其事故史叙之為夏社疑至臣扈三篇皆亡傳正義曰傳解湯遷社之意湯承堯舜禪代之後已獨伐而取之雖復應天順人乃是逆取順守而有慙愧之德自恨不及古人故革命創制改正易服因變置社稷也易革卦彖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下篇言湯有慙德大傳云改正朔易服色此其所得與民變革者也所以變革此事欲易人之視聽與之更新故於是之時變置社稷昭二十九年左傳云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為后土后土為社有烈山氏之子曰柱為稷自夏已上祀之周棄亦為稷自商已來祀之祭法云厲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農能殖百穀夏之衰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為稷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為社是言變置之事也魯語文與祭法正同而云夏之興也周棄繼之興當為衰字之誤耳湯于初時社稷俱欲改之周棄功多於柱即令廢柱祀棄而上世

治水土之臣其功無及句龍者故不可遷而止此序
之次在湯誓之下云湯既勝夏下云夏師敗績湯遂
從之是未及逐桀已為此謀鄭玄等注此序乃在湯
誓之上若在做誓之前不得云既勝夏也孟子曰犧
牲既成粢盛既潔祭祀以時然而旱乾水溢則變置
社稷鄭玄因此乃云湯伐桀之時大旱既置其禮祀
明德以薦而猶旱至七年故更置社稷乃謂湯即位
之後七年大旱方始變之若實七年乃變何當繫之
勝夏勝夏猶尚不可況在湯誓前乎且禮記云夏之
衰也周棄繼之商興七年乃變安得以夏衰為言也
若商草夏命猶七年祀柱左傳亦不得斷為自夏已
上祀柱自商已來祀棄也由此而言孔稱改正朔而
變置社稷所言得其旨也漢世儒者說社稷有二左
傳說社祭句龍稷祭柱棄惟祭人神而已孝經說社
為土神稷為穀神句龍柱棄是配食者也孔無明說
而此經云遷社孔傳云無及句龍即同賈逵馬融等

說以社為句龍也疑至與臣扈相類當是二臣名也
蓋亦言其不可遷之意馬融云聖人不可自專復用
二臣自明也

序夏師敗績湯遂從之傳大崩曰敗績從謂遂討之
遂伐三朥俘厥寶玉傳三朥國名桀走保之今定陶
也桀自安邑東入山出太行東南涉河湯緩追之不
迫遂奔南巢俘取也玉以禮神使無水旱之災故取
而寶之誼伯仲伯作典寶傳二臣作典寶一篇言國
之常寶也亡音義

續子寂反從才容反朥子公反俘音孚行戶剛反一音如字誼本或

作疏

傳正義曰湯伐三朶知是國名逐桀而伐其國知桀走保之也今定陶者相傳為然安邑在洛

陽西北定陶在洛陽東南孔跡其所往之路桀自安邑東入山出太行乃東南涉河往奔三朶湯緩追之不迫遂奔南巢俘取釋詁文桀必載寶而行棄於三朶取其寶玉取其所棄者也楚語云玉足以庇廕嘉穀使無水旱之災則寶之韋昭云玉禮神之玉也言用玉禮神神享其德使風雨調和可以庇廕嘉穀故取而寶之

序湯歸自夏至于大坰傳自三朶而還大坰地名仲

虺作誥傳為湯左相奚仲之後音義

夏亥雅反坰故

又古螢反虺許鬼反誥故疏正義曰湯歸自伐夏至報反相息亮反奚弦雞反于大坰之地其臣仲虺

作誥以誥湯史錄其言作仲虺之誥上言遂伐三
故傳言自三朥而還不言歸自三朥而言歸自夏者
伐夏而遂逐桀於今方始旋歸以自夏告廟故序言
自夏傳本其來處故云自三朥耳大垌地名未知所
在當是定陶向毫之路所經湯在道而言予恐來世
以台為口實故仲虺至此地而作誥也序不言作仲
虺之誥以理足文便故略之傳正義曰定元年左傳
云薛之皇祖奚仲居薛以為夏車正仲虺居薛以為
湯左相是其事也

仲虺之誥傳仲虺臣名以諸侯相天子會同日誥

疏

正義曰發首二句史述成湯之心次二句湯言
已慙之意仲虺乃作誥以下皆勸湯之辭自曰

嗚呼至用夾厥師言天以桀有罪命伐夏之事自
簡賢附勢至言足聽聞說湯在桀時怖懼之事自

惟王弗邇聲色至厥惟舊哉言湯有德行加民
歸之事自佑賢輔德以下說天子之法當擢用賢
良屏黜昏暴勸湯奉行此事不須以放桀為惡康
誥召誥之類二字足以為文仲虺誥三字不得成
文以之字足成其句畢命罔命不言之微子之命
文侯之命言之與此同猶周禮司服言大裘而冕
亦足句也傳正義曰伯仲叔季人字之常仲虺必
是其名或字仲而名虺古人名字不可審知縱使
是字亦得謂之為名言是人之名號也左傳稱居
薛為湯左相是以諸侯相天子也周禮士師云以
五戒先後刑罰一曰誓用之於軍旅二曰誥用之
於會同是會同曰誥誥謂於會之所設言以誥衆
此惟誥湯一人而言會同者因解諸篇誥
義且仲虺必對衆誥湯亦是會同曰誥

成湯放桀于南巢惟有慙德傳湯伐桀武功成故以為

號南巢地名有慙德慙德不及古曰予恐來世以台為

口實傳恐來世論道我放天子常不去口音義

湯伐桀武功成

故號成湯一

疏

正義曰桀奔南巢湯縱而不迫故稱放也傳言南巢地名不知地之所在周書

序有巢伯來朝傳云南方遠國鄭玄云巢南方之國世一見者桀之所奔蓋彼國也以其國在南故稱南耳傳

并以南巢為地名不能委知其處故未明言之

仲虺乃作誥傳陳義誥湯可無慙曰嗚呼惟天生民有

欲無主乃亂傳民無君主則恣情欲必致禍亂惟天生

聰明時又傳言天生聰明是治民亂有夏昏德民墜塗

炭傳夏桀昏亂不恤下民民之危險若陷泥墜火無救
之者天乃錫王勇智表正萬邦纘禹舊服傳言天與王
勇智應為民主儀表天下法正萬國繼禹之功統其故
服茲率厥典奉若天命傳天意如此但當循其典法奉
順天命而已無所慙音義纘子管反應對之應夏王有罪矯誣

上天以布命于下傳言託天以行虐於民乃桀之大罪
帝用不臧式商受命用爽厥師傳天用桀無道故不善
之式用爽明也用商受王命用明其衆言為主也音義

矯居表反誣音無臧作郎反

疏

正義曰矯詐也誣加也夏王自有所欲詐加上天言天道須然不可不爾

假此以布苛虐之命於天下以困苦下民上天用桀無道之故故不善之用使商家受此為王之命以王天下用命商王明其所有之衆謂湯教之使修德行善以自安樂是明之也傳正義曰式用釋言文昭七年左傳云是以有精爽至於神明從爽以至於明則爽是明之始故爽為明也經稱昧爽謂未大明也

簡賢附勢寔繁有徒傳簡略也賢而無勢則略之不賢

有勢則附之若是者繁多有徒衆無道之世所常肇我

邦于有夏若苗之有莠若粟之有秕傳始我商家國於

夏世欲見翦除若莠生苗若秕在粟恐被鋤治簸颺小

大戰戰罔不懼于非辜矧予之德言足聽聞傳言商家

小大憂危恐其非罪見滅矧況也況我之道德善言足

聽聞乎無道之惡有道自然理音義

繁音煩莠羊九反
祗悲里反徐甫理

反又必復反鋤仕魚反簸波我
反颺音揚矧申忍反惡烏路反

惟王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傳邇近也不近聲樂言清簡

不近女色言貞固殖生也不生資貨財利言不貪也既

有聖德兼有此行音義

近附近之近
行下孟反

德懋懋官功懋懋

賞用人惟已改過不吝傳勉於德者則勉之以官勉於

功者則勉之以賞用人之言若自己出有過則改無所

吝惜所以能成王業

音義

懋音茂吝良刃反疏正義曰王如字又于况反於德能

勉力行之者王則勸勉之以官於功能勉力為之者王則勸勉之以賞用人之言惟如已之所出改悔過失無所吝惜美湯之行如此凡庸之主得人之言恥非已智雖知其善不肯遂從已有愆失恥於改過舉事雖覺其非不肯更悔是惜過不改故以此美湯也成湯之為此行尚為仲虺所稱歎凡人能勉者鮮矣

克寬克

仁彰信兆民傳言湯寬仁之德明信於天下乃葛伯仇

餉初征自葛東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傳葛伯遊行見

農民之餉於田者殺其人奪其餉故謂之仇餉仇怨也

湯為是以不祀之罪伐之從此後遂征無道西夷北狄

舉遠以言則近者著矣音義

仇音求餉
式亮反

疏

正義曰此言
乃者却說已

過之事盾征云乃季秋月朔其義亦然左傳稱怨耦曰
仇謂彼人有負於我我心怨之是名為仇也餉田之人
不負葛伯葛伯奪其餉而殺之是葛伯以餉田之人為
已之仇言非所怨而妄殺故湯為之報也孟子稱湯使
亳衆往為之耕有童子以黍肉餉葛伯奪而殺之則葛
伯所殺殺亳人也傳言葛伯遊行見農人之餉於田者
殺其人而奪其餉故謂之仇餉乃似葛伯自殺已人與
孟子違者湯之征葛以人之枉死而為之報耳不為亳
人乃報之非亳人則赦之故傳指言殺餉不辨死者何
人亳人葛人義無以異故不復言亳非是故違孟子

曰奚獨後予傳怨者辭也攸徂之民室家相慶曰徯予

后后來其蘇傳湯所往之民皆喜曰待我君來其可蘇

息民之戴商厥惟舊哉傳舊謂初征自葛時音義

後胡啟反

蘇字亦作蘇

佑賢輔德顯忠遂良傳賢則助之德則輔之忠則顯之

良則進之明王之道疏

傳正義曰周禮鄉大夫云三年則大比考其德行道藝而興賢

者鄭玄云賢者謂有德行者詩序云忠臣良士皆是善也然則賢是德盛之名德是資賢之實忠是盡心之事良是為善之稱俱是可用之人所從言之

兼弱攻昧取

亂侮亡傳弱則兼之闇則攻之亂則取之有亡形則侮

之言正義疏

傳正義曰力少為弱不明為昧政荒為亂國滅為亡兼謂包之攻謂擊之取謂取為

已有侮謂侮慢其人弱昧亂亡俱是彼國衰微之狀兼攻取侮是此欲吞并之意弱昧是始衰之事來服則制為已屬不服則以兵攻之此二者始欲服其人未是滅其國亂是已亂亡謂將亡二者衰甚已將滅其國亡形已著無可忌憚故陵侮其人既侮其人必滅其國故以侮言之此是人君之正義仲虺陳此者意亦言桀亂亡取之不足為愧下言推亡推亡固存邦乃其昌傳有亡及覆昏暴其意亦在桀也

道則推而亡之有存道則輔而固之王者如此國乃昌

盛音義

推土雷反

德日新萬邦惟懷志自滿九族乃離傳日

新不懈怠自滿志盈溢音義

懈工債反

疏

正義曰繫辭云日新之謂盛德言脩

德不怠日日益新德加于人無遠不屆故萬邦之衆惟盡歸之志意自滿則陵人人既被陵則情必不附雖九族之親乃亦離之萬邦舉遠以明近也九族舉親以明疎也漢代儒者說九族之義有二案戴禮及尚書緯歐陽說九族乃異姓有屬者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古尚書說九族從高祖至玄孫凡九族充典云以親九族傳云以睦高祖玄孫之親則此言九族亦謂高祖玄孫之親也謂萬邦惟懷實歸之九族乃離實離之聖賢設言為戒容辭頗甚父子之間便以志滿相棄

王懋昭大德

建中于民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垂裕後昆傳欲王自勉

明大德立大中之道於民率義奉禮垂優足之道示後世子聞曰能自得師者王傳求賢聖而事之謂人莫已

若者亡傳自多足人莫之益亡之道好問則裕自用則

小傳問則有得所以足不問專固所以小音義

中如字本或作

忠非裕徐以樹反王徐于况反又如字好呼報反

嗚呼慎厥終惟其始傳靡不

有初鮮克有終故戒慎終如其始殖有禮覆昏暴傳有

禮者封殖之昏暴者覆亡之欽崇天道永保天命傳王

者如此上事則敬天安命之道音義

鮮息淺反覆芳服反暴蒲報反或作

蔬

序湯既黜夏命傳黜退也退其王命復歸于亳作湯

誥疏

正義曰湯既黜夏王之命復歸于亳以伐桀大義誥示天下史錄其事作湯誥仲虺在路作誥

此至亳乃作故

次仲虺之下

湯誥傳以伐桀大義告天下

王歸自克夏至于亳誕告萬方傳誕大也以天命大義

告萬方之衆人音義

誕音但告工毒反

疏

正義曰湯之伐桀當有諸侯從之不從行

者必應多矣既已克夏改正名號還至于亳海內盡來猶如武成篇所云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于周也湯於此時大誥諸侯以伐桀之義故云誕告萬方誕大釋誥文萬者舉盈數下云凡我造邦是誥諸侯也

王曰嗟爾萬方有衆明聽予一人誥傳天子自稱曰予

一人古今同義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傳皇大上帝天

也衷善也疏

正義曰天生烝民與之五常之性使有仁義禮智信是天降善於下民也天既與善

於民君當順之故下傳云順人有常之性則是為君之道

若有恒性克綏厥猷惟后

傳順人有常之性能安立其道教則惟為君之道

夏王滅德作威以敷虐于爾萬方百姓傳夏桀滅道德

作威刑以布行虐政於天下百官言殘酷爾萬方百姓

罹其凶害弗忍荼毒傳罹被荼毒苦也不能堪忍虐之

甚音義

罹力之反本亦作羅洛何反荼音徒

疏

正義曰釋草云荼苦菜此菜味苦故假之以言人苦

毒謂螫人之蟲蛇虺之類實是人
之所苦故并言荼毒以喻苦也

並告無辜于上下神

祇傳言百姓兆民並告無罪稱冤訴天地天道福善禍

淫降災于夏以彰厥罪傳政善天福之淫過天禍之故

下災異以明桀罪惡譴寤之而桀不改音義

寤紂元反
譴遣戰反

寤五
故反

肆台小子將天命明威不敢赦傳行天威謂誅之敢用

玄牡敢昭告于上天神后請罪有夏傳明告天問桀百

姓有何罪而加虐乎音義

台音怡牡
茂后反

疏

正義曰檀弓云
殷人尚白牡用

白今云玄牡夏家尚黑于時未變夏禮故不用白也故
安國注論語敢用玄牡之文云殷家尚白未變夏禮故
云玄牡是其義也鄭玄說天神有六周家冬至祭皇天
大帝于圜丘牲用蒼夏至祭靈威仰於南郊則牲用騂
孔注孝經圜丘與郊共為一事則孔之所說無六天之
事論語堯曰之篇所言敢用玄牡即此事是也孔注論
語以為堯曰之章有二帝三王之事錄者採合以成章
檢大禹謨及此篇與泰誓武成則堯曰之章其文略矣
鄭玄解論語云用玄牡者為舜命禹事於時總告
五方之帝莫適用用皇天大帝之牲其意與孔異

聿求

元聖與之戮力以與爾有衆請命傳聿遂也大聖陳力

謂伊尹放桀除民之穢是請命音義

聿允橘反述也戮

說文力周反史記音

疏

傳正義曰聿訓述也述前所以
申遂故事為遂也戮力猶勉力

也論語云陳力就列湯臣大賢惟有伊尹故知大聖陳力謂伊尹也伊尹賢人而謂之聖者相對則聖極而賢次散文則賢聖相通舜謂禹曰惟汝賢是聖得謂之賢則賢亦可言聖鄭玄周禮注云聖通而先識也解先識則為聖名故伊尹可為聖也孟子云伯夷聖人之清者也伊尹聖人之任者也柳下惠聖人之和者也孔子聖人之時者也是謂伊尹為聖人者也桀為殘虐人不自保故代桀除人之穢是為請命

上天孚佑下民罪人黜伏傳孚信也天信佑助下民桀知其罪退伏遠屏天命弗僭賁若草木兆民允殖傳僭

差賁飾也言福善禍淫之道不差天下惡除煥然咸飾

若草木同華民信樂生音義

僭子念反忒也劉創林反賁彼義反徐扶云反飾也

煥呼亂反

樂音洛

疏正義曰桀以大罪身既黜伏是天之福善禍淫之命信而不僭差也既除大惡天下

煥然脩飾若草木同生華兆民信樂生也昔日不保性命今日樂生活矣僭差不齊之意故傳以僭為差賁飾

易序卦

文也 俾予一人輯寧爾邦家傳言天使我輯安汝國

家國諸侯家卿大夫茲朕未知獲戾于上下傳此伐桀

未知得罪於天地謙以求衆心音義

俾必爾反徐甫婢反使也輯音集又

七入反疾

力計反

疏傳正義曰經言茲者謂此伐桀也顧氏云未知得罪于天地言伐桀之事未知得罪

于天地以否湯之伐桀上應天心下符人事本實無罪而云未知得罪以否者謙以求衆心

慄慄危

懼若將隕于深淵傳慄慄危心若墜深淵危懼之甚音

義

慄音栗
于敏反

卷七

凡我造邦無從匪彝無卽愆淫傳戒諸侯與之更始彝
常愆慢也無從非常無就慢過禁之各守爾典以承天

休傳守其常法承天美道音義

彝徐音夷
愆他力反

爾有善朕弗

敢蔽罪當朕躬弗敢自赦惟簡在上帝之心傳所以不

蔽善人不赦已罪以其簡在天心故也疏

正義曰鄭玄
注論語云簡

閱在天心言天
簡閱其善惡也

其爾萬方有罪在予一人傳自責化不

至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傳無用爾萬方言非所及

嗚呼尚克時忱乃亦有終傳忱誠也庶幾能是誠道乃

亦有終世之美音義

忱市林反

序咎單作明居傳咎單臣名主土地之官作明居民

法一篇亡音義

咎其九反單音善卷末同

疏

正義曰百篇之序此類有四伊尹作咸有

一德周公作無逸作立政與此篇直言其所作之人不言其作者之意蓋以經文分明故略之馬融云咎單為湯司空傳言主土地之官蓋亦為司空也

序成湯既沒太甲元年傳太甲太丁子湯孫也太丁

未立而卒及湯沒而太甲立稱元年伊尹作伊訓肆

命祖后傳凡三篇其二亡疏

正義曰成湯既沒其歲即太甲元年伊尹以太

甲承湯之後恐其不能纂修祖業作書以戒之史敘其事作伊訓肆命祖后三篇傳正義曰太甲太丁子世本文也此序以太甲元年繼湯沒之下明是太丁未立而卒太甲以孫繼祖故湯沒而太甲代立即以其年稱為元年也周法以踰年即位知此即以其年嗣王祇見厥祖太甲中篇云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歸于亳二者皆云十有二月若是踰年即位二者皆當以正月行事何以用十二月也明此經十二月是湯崩之踰月太甲中篇三祀十有二月是服闋之踰月以此知湯崩之年太甲即稱元年也舜禹以受帝終事自取歲首遭喪嗣位經無其文夏后之世或亦不踰年也顧氏云殷家猶質踰月即改元年以明世異不待正月以為首也商謂年為

祀序稱年者序以周世言之故也據此經序及太甲之篇太甲必繼湯後而殷本紀云湯崩太子太丁未立而卒於是乃立太丁之弟外丙二年崩別立外丙之弟仲壬四年崩伊尹乃立太丁之子太甲與經不同彼必妄也劉歆班固不見古文謬從史記皇甫謐既得此經作帝王世紀乃述馬遷之語是其疎也顧氏亦云止可依經誥大典不可用傳記小說

伊訓傳作訓以教道太甲

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傳此湯崩踰月

太甲即位奠殯而告音義

祀年也夏曰歲商曰祀周曰年唐虞曰載祠音辭祭也

疏

正義曰伊尹祠于先王謂祭湯也奉嗣王祇見厥祖謂見湯也故傳解祠先王為奠殯而告見厥祖為居

位主喪羣后咸在為在位次皆述在喪之事是言祠是奠也祠喪于殯斂祭皆名為奠虞祔卒哭始名為祭知祠非宗廟者元祀即是初喪之時未得祠廟且湯之父祖不追為王所言先王惟有湯耳故知祠實是奠非祠宗廟也祠之與奠有大小耳祠則有主有尸其禮大奠則奠器而已其禮小奠祠俱是享神故可以祠言奠亦由於時猶質未有節文周時則祠奠有異故傳解祠為奠耳傳正義曰太甲中篇云三祀十有二月伊尹以冕服奉嗣王則是除喪即吉明十二月服終禮記稱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知此年十一月湯崩此祠先王是湯崩踰月太甲即位奠殯而告也此奠殯而告亦如周康王受顧命尸於天子春秋之世既有奠殯即位踰年即位此踰月即位當奠殯即位也此言伊尹祠于先王是特設祀也嗣王祇見厥祖是始見祖也特設祀禮而王始見祖明是初即奉嗣王祇見厥祖傳居位主喪侯王位告殯為喪主也

甸羣后咸在傳在位次百官總已以聽冢宰傳伊尹制

百官以三公攝冢宰伊尹乃明言烈祖之成德以訓于

王傳湯有功烈之祖故稱焉音義

見賢遍反甸徒遍反總音慤

疏傳

義曰湯有功烈之祖毛詩傳文也烈訓業也湯有定天下之功業為商家一代之太祖故以烈祖稱焉

曰嗚呼古有夏先后方懋厥德罔有天災傳先君謂禹

以下少康以上賢王言能以德禳災音義

少詩照反上時掌反禳如

羊疏傳正義曰有夏先君總指桀之上世有德之王皆反疏是也傳舉聖賢者言禹已下少康已上惟當禹與啟及少康耳魯語云杼能帥禹者也杼少康之子傳蓋以其德衰薄故斷自少康已上耳由勉行其德故無有

天災言能以德禳災也

山川鬼神亦莫不寧傳莫無也言皆安之

暨鳥獸魚鼈咸若傳雖微物皆順之明其餘無不順音

義

暨其器反
鼈必滅反疏

正義曰山川鬼神謂山川之鬼神也亦莫不寧者謂鬼神安人君之政政善則

神安之神安之則降福人君無妖孽也鳥獸魚鼈咸若者謂人君順禽魚君政善而順彼性取之有時不夭殺也鳥獸在陸魚鼈在水水陸所生微細之物人君為政皆順之明其餘無不順也

于其子孫弗

率皇天降災假手于我有命傳言桀不循其祖道故天

下禍災借手於我有命商王誅討之造攻自鳴條朕哉

自毫傳造哉皆始也始攻桀伐無道由我始修德于毫

音義

毫旁各反徐扶各反

疏

正義曰于其子孫於有夏先君之子孫謂桀也不循其祖之道天下禍災

謂滅其國而誅其身也天不能自誅於桀故借手于我有命之人謂成湯也言湯有天命將為天子就湯借手使誅桀也既受天命誅桀始攻從鳴條之地而敗之天所以命我者由湯始自修德於毫故也

惟我商王布昭聖武代虐以寬兆民允懷傳言湯布明

武德以寬政代桀虐政兆民以此皆信懷我商王之德

今王嗣厥德罔不在初傳言善惡之由無不在初欲其

慎始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于家邦终于四海傳言立

愛敬之道始於親長則家國並化終洽四海音義

長丁丈反

疏

正義曰王者之馭天下撫兆人惟愛敬二事而已孝經天子之章盛論愛敬之事言天子當用愛敬以接

物也行之所立自近為始立愛惟親先愛其親推之以及疎立敬惟長先敬其長推之以及幼即孝經所云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是推親以及物始則行於家國終乃洽於四海即孝經所云德教加於百姓刑于四海是也所異者孝經論愛敬並始於親今緣親以及疎此分敬屬長言從長以及幼耳

嗚呼先王肇修人紀從諫弗拂先民時若傳言湯始修

為人綱紀有過則改從諫如流必先民之言是順音義

弗扶疏正義曰賈逵注周語云先民古賢人也魯語云弗反疏古曰在昔昔曰先民然則先民在古昔之前遠

言之也遠古賢人亦是民內之一人故以民言之先民之言於是順從言其勳皆法古賢也居上克

明傳言理恕疏

正義曰見下之謂明言其以理恕物照察下情是能明也

為下克忠

傳事上竭誠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傳使人必器之

常如不及恐有過疏

正義曰檢謂自攝斂也檢勅其身常如不及不自大以卑人不恃長

以陵物也

以至于有萬邦茲惟艱哉傳言湯操心常危懼動

而無過以至為天子此自立之難音義

操七曹反又七報反

敷求哲人俾輔于爾後嗣傳布求賢智使師輔於爾嗣

王言仁及後世音義

哲本又作詰俾必爾反

制官刑儆于有位傳言湯制治官刑法以儆戒百官曰

敢有恆舞于宮酣歌于室時謂巫風傳常舞則荒淫樂

酒曰酣酣歌則廢德事鬼神曰巫言無政敢有殉于貨

色恆于遊畋時謂淫風傳殉求也昧求財貨美色常遊

戲畋獵是淫過之風俗敢有侮聖言逆忠直耆德比

頑童時謂亂風傳狎侮聖人之言而不行拒逆忠直之

規而不納耆年有德疏遠之童稚頑嚚親比之是荒亂

之風俗惟茲三風十愆卿士有一于身家必喪傳有一

過則德義廢失位亡家之道邦君有一于身國必亡傳

諸侯犯此國亡之道臣下不匡其刑墨具訓于蒙士傳

邦君卿士則以爭臣自匡正臣不正君服墨刑鑿其頤

涅以墨蒙士例謂下士士以爭友僕隸自匡正音義

微居

領反酣戶甘反巫音無樂音洛殉辭俊反徐辭荀反畋

音田遠于萬反注同耆巨夷反比毗志反徐扶至反稚

直利反罵魚巾反愆去乾反喪如字又息浪反爭諫

爭之爭鑿在洛反頤魚白反涅乃結反隸郎計反疏

正義曰此皆湯所制治官之刑以儆戒百官之言也三

風十愆謂巫風二舞也歌也淫風四貨也色也遊也畋

也與亂風四為十愆也舞及遊畋得有時為之而不可

常然故三事特言恆也歌則可矣不可樂酒而歌故以

酣配之巫以歌舞事神故歌舞為巫覡之風俗也貨色

人所貪欲宜其以義自節而不可專心殉求故言殉於

貨色心殉貨色常為遊畋是謂淫過之風俗也侮慢聖人之言拒逆忠直之諫疎遠耆年有德親比頑愚幼童愛惡憎善國必荒亂故為荒亂之風俗也此三風十愆雖惡有大小但有一於身者皆喪國亡家故各從其類相配為風俗臣下不匡其刑墨言臣無貴賤皆當匡正君也具訓于蒙士者謂湯制官刑非直教訓邦君卿大夫等使之受諫亦備具教訓下士使受諫也傳正義曰酣歌常舞並為耽樂無度荒淫廢德俱是敗亂政事其為愆過不甚異也恆舞酣歌乃為愆耳若不恆舞不酣歌非為過也樂酒曰酣言耽酒以自樂也說文亦云酣樂酒也楚語云民之精爽不攜貳者則明神降之在男曰覡在女曰巫又周禮有男巫女巫巫之官皆掌接神故事鬼神曰巫也廢棄德義專為歌舞似巫事鬼神然言其無政也殉者心循其事是貪求之意故為求也志在得之不顧禮義昧求謂貪昧以求之無逸云于遊于畋是遊與畋別故為遊戲與畋獵為之無度是淫過之風

俗也侮謂輕慢狎謂慣忽故傳以狎配侮而言之旅葵
云德盛不狎侮是狎侮意相類也十愆有一則亡國喪
家邦君卿士慮其喪亡之故則宜以爭臣自匡正犯顏
而諫臣之所難故設不諫之刑以勵臣下故言臣不正
君則服墨刑墨刑五刑之輕者謂鑿其頤涅以墨司刑
所謂墨罪五百者也蒙謂蒙稚卑小之稱故蒙士例謂
下士也顧氏亦以為蒙謂蒙闇之士例
字宜從下讀言此等流例謂下士也

嗚呼嗣王祗厥身念哉傳言當敬身念祖德聖謨洋洋

嘉言孔彰傳洋洋美善言甚明可法音義

洋洋音羊
徐音翔

疏

正義

曰此歎聖人之謨洋洋美善者謂上湯作官刑所
言三風十愆令受下之諫是善言甚明可法也

惟上

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傳祥善也天

之禍福惟善惡所在不常在一家爾惟德罔小萬邦惟

慶傳修德無小則天下資慶爾惟不德罔大墜厥宗傳

苟為不德無大言惡有類以類相致必墜失宗廟此伊

尹至忠之訓音義

費力代反疏正義曰又戒王爾惟修德而

賴慶沉大善乎爾惟不德而為惡惡無大惡雖小猶墜
失其宗廟沉大惡乎傳正義曰爾惟德謂修德以善也
爾惟不德謂不修德為惡也易繫辭曰善不積不足以
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乃謂大善始為福大惡乃成
禍此訓作勸誘之辭言為善無小小善萬邦猶慶沉大
善乎而為惡無大言小惡猶墜厥宗沉大惡乎此經二
事辭反而意同也傳言惡有類者解小惡墜宗之意初
為小惡小惡有族類以類相致至於大惡若致於大惡

必墜失宗廟言至於大惡乃墜非小惡即能墜也晉語云趙文子冠見韓獻子曰戒之此謂成人成人在始始與善善進不善蔑由至矣始與不善不善進善亦蔑由至矣言惡有類以類相致也今太甲初立恐其親近惡人以惡類相致禍害故以言戒之此是伊尹至忠之訓也

序肆命傳陳天命以戒太甲亡

序徂后傳陳往古明君以戒亡

序太甲既立不明傳不用伊尹之訓不明居喪之禮

伊尹放諸桐傳湯葬地也不知朝政故曰放三年復

歸于亳思庸傳念常道伊尹作太甲三篇音義

朝直
遙反

疏

正義曰太甲既立為君不明居喪之禮伊尹放諸

桐宮使之思過三年復歸于亳都以其能改前過
 思念常道故也自初立至放而復歸伊尹每進言以
 戒之史叙其事作太甲三篇案經上篇是放桐宮之
 事中下二篇是歸亳之事此序歷言其事以總三篇
 也傳正義曰此篇承伊訓之下經稱不惠于阿衡知
 不明者不用伊尹之訓也王徂桐宮始云居憂是未
 放已前不明居喪之禮也經稱營于桐宮密邇先王
 知桐是湯葬地也舜放四凶徙之遠裔春秋故其大
 夫流之他境嫌此亦然故辨之云不知朝政故曰放
 使之遠離國都往居墓側與彼放逐事同故亦稱放
 也古者天子居喪三年政事聽於冢宰法當不知朝
 政而云不知朝政曰放者彼正法三年之內君雖不
 親政事冢宰猶尚諮稟此則全不知政故為放也

太甲上傳戒太甲故以名篇疏

正義曰盤庚仲丁祖乙等皆是發言

之人名篇此太甲及沃丁君奭以被告之人名篇
史官不同故以為名有異且伊訓肆命徂后與此
三篇及咸有一德皆是伊尹戒太甲不可
同名伊訓故隨事立稱以太甲名篇也

惟嗣王不惠于阿衡傳阿倚衡平言不順伊尹之訓音

義

倚於疏正義曰太甲以元年十二月即位此至放桐
綺反疏之時未知凡經幾月必是伊尹數諫久而不

順方始放之蓋以三五月矣必是二年放之序言三年
復歸者謂即位三年非在桐宮三年也史錄其伊尹訓
王有伊訓肆命徂后其餘忠規切諫罔應多矣太甲終
不從之故言不惠于阿衡史為作書發端故言此為目
也傳正義曰古人所讀阿倚同音故阿亦倚也稱上謂
之衡故衡為平也詩毛傳云阿衡伊尹也鄭文亦云阿
倚衡平也伊尹湯倚
而取平故以為官名

伊尹作書曰先王顧謨天之明命以承上下神祇傳顧

謂常目在之謨是也言敬奉天命以承順天地音義

顧音

故謨音是說文

疏

傳正義曰說文云顧還視也謨與是

理也祇巨支反古今之字異故變文為是也言先王

每有所行必還迴視是天之明命謂常目在之言其想象如目前終常敬奉天命以承上天下地之神祇也

社稷宗廟罔不祇肅傳肅嚴也言能嚴敬鬼神而遠之

天監厥德用集大命撫綏萬方傳監視也天視湯德集

王命於其身撫安天下惟尹躬克左右厥辟宅師傳伊

尹言能助其君居業天下之衆音義

遠于萬反監工暫反辟必亦反徐甫

亦疏正義曰孫武兵書及呂氏春秋皆云伊尹名摯則尹非名也今自稱尹者蓋湯得之使尹正天下故

號曰伊尹人既呼之為尹故亦以尹自稱禮法君前臣名不稱名者古人質直不可以後代之禮約之肆

嗣王丕承基緒傳肆故也言先祖勤德致有天下故子

孫得大承基業宜念祖修德惟尹躬先見于西邑夏自

周有終相亦惟終傳周忠信也言身先見夏君臣用忠

信有終夏都在亳西其後嗣王罔克有終相亦罔終傳

言桀君臣滅先人之道德不能終其業以取亡嗣王戒

哉祇爾厥辟辟不辟忝厥祖傳以不終為戒慎之至敬

其君道則能終忝辱也為君不君則辱其祖音義

王普悲反

徐甫眉反先見並如字注同相息亮反

王惟庸罔念聞傳言太甲守常不改無念聞伊尹之戒
伊尹乃言曰先王昧爽丕顯坐以待旦傳爽顯皆明也
言先王昧明思大明其德坐以待旦而行之旁求俊彥
啓迪後人傳旁非一方美士曰彥開道後人言訓戒無
越厥命以自覆傳越墜失也無失亡祖命而不勤德以
自顛覆慎乃儉德惟懷永圖傳言當以儉為德思長世

之謀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度則釋傳機弩牙也虞度也
度機機有度以準望言修德夙夜思之明旦行之如射
先省矢括于度釋則中欽厥止率乃祖攸行傳止謂行
所安止君止於仁子止於孝惟朕以懌萬世有辭傳言

能循汝祖所行則我喜悅王亦見嘆美無窮音義妹音

亦作畷迪大歷反越于月反本又作粵覆芳服反注同
省息井反括故活反度如字虞度待洛反中丁仲反懌

音疏正義曰伊尹作書以告太甲不念聞之伊尹乃又
亦疏言曰先王以昧爽之時思大明其德既思得其事

則坐以待旦明則行之其身既勤於政又乃旁求俊彥
之人置之於位令以開導後人先王之念子孫其憂勤

若是嗣王今承其後無得墜失其先祖之命以自覆敗
王當慎汝儉約之德令其以儉為德而謹慎守之惟思
為長世之謀謀為政之事譬若以弩射也可準度之機
已張之又當以意往省視矢括當於所度則釋而放之
如是而射則無不中矣猶若人君所修政教欲發命也
當以意風夜思之使當於民心明旦行之則無不當矣
王又當敬其身所安止循汝祖之所行若能如此惟戒
以此喜悅王于萬世常有善辭言有聲譽亦見歎美無
窮也傳正義曰昭七年左傳云是以有精爽至於神明
從爽以至於明是爽謂未大明也昧是晦冥爽是未明
謂夜向晨也釋詁云至大也顯光也光亦明也於夜昧
冥之時思欲大明其德既思得之坐以待旦而行之言
先王身之勤也旁謂四方求之故言非一方也美士曰
彥釋訓文舍人曰國有美士為人所言道也括謂矢末
機張省括則是以射喻也機是轉關故為弩牙虞訓度
也度機者機有法度以準望所射之物準望則解經虞

也如射者弩以張訖機關先省矢括與所射之物三者於法度相當乃後釋弦發矢則射必中矣言為政亦如是也

王未克變傳未能變不用訓太甲性輕脫伊尹至忠所

以不已音義

輕遣政反

疏

傳正義曰未能變者據在後能變故當時為未能也時既未變是不

用伊尹之訓也太甲終為人主非是全不可移但體性輕脫與物推遷雖有心向善而為之不回伊尹至忠所以進言不已是伊尹知其可移故海之不止冀其終從已也

伊尹曰茲乃不義習與性成傳言習行不義將成其性

予弗狎于弗順營于桐宮密邇先王其訓無俾世迷傳

狎近也經營桐墓立宮令太甲居之近先王則訓於義

無成其過不使世人迷惑怪之音義

義本亦作誼俾必爾反後篇同近附

近之近令

疏

正義曰伊尹以王未變乃告於朝廷羣臣力呈反曰此嗣王所行乃是不義之事習行此事

乃與性成言為之不已將以不義為性也我不得令王近於不順之事當營於桐墓立宮使比近先王當受人教訓之無得成其過失使後世人迷惑怪之傳正義曰狎習是相近之義故訓為近也不順即是近不順也習為不義近於不順則當日日益惡必至滅亡故伊尹言已不得使王近於不順故經營桐墓立宮墓傍令太甲居之不使復知朝政身見廢退必當改悔為善也

王徂桐宮居憂傳往入桐宮居憂位疏

傳正義曰亦既不知朝政之事

惟行居喪之禮居憂位謂服治喪禮也伊尹亦使兵士衛之選賢俊教之故太甲能終信德也克終允德傳言能思念其祖終其信德

太甲中

惟三祀十有二月朔傳湯以元年十一月崩至此二十六月三年服闋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歸于亳傳冕冠也

踰月即吉服音義

闋苦穴反冕音免

疏

正義曰周制君薨之年屬前君明年始為新君

之元年此殷法君薨之年而新君即位即以其年為新君之元年惟三祀者太甲即位之三年也湯以元年十一月崩至此年十一月為再朞除喪服也至十二月服闋闋息也如喪服息即吉服舉事貴初始故於十二月

朔以冕服奉嗣王歸于亳冕是在首之服冠內之別名冠是首服之大名故傳以冕為冠案王制云殷人哱而祭大雅云常服黼哱哱是殷之祭冠今云冕者蓋冕為通名王制又云有虞氏皇而祭夏后氏收而祭殷人哱而祭周人冕而祭並是當代別名殷禮不知天子幾冕周禮天子六冕大裘之冕祭天尚質升師惟掌五冕備物盡文惟衮冕耳此以冕服蓋以衮冕之服也顧氏云祥禪之制前儒不同案士虞禮云舂而小祥又舂而大祥中月而禪王肅云祥月之內又禪祭服彌寬而變彌數也禮記檀弓云祥而縞是月禪從月樂王肅云是祥之月而禪禪之明月可以樂矣案此孔傳云二十六月服闋則與王肅同鄭玄以中月為間一月云祥後復更有一月而禪則三年之喪凡二十七月與孔為異

作書曰民非后罔克胥匡以生傳無能相匡故須君以

生后非民罔以辟四方傳須民以君四方皇天眷佑有
商俾嗣王克終厥德實萬世無疆之休傳言王能終其
德乃天之顧佑商家是商家萬世無窮之美音義

胥息餘反

疆居
良反

王拜手稽首曰予小子不明于德自底不類傳君而稽
首於臣謝前過類善也闇於德故自致不善欲敗度縱

敗禮以速戾于厥躬傳速召也言已放縱情欲毀敗禮

儀法度以召罪於其身音義

底之履反敗必邁反徐甫邁反縱子用反戾郎計反

疏

傳正義曰釋言云速徵也徵召也轉以相訓故速為召也欲者本之於情縱者放之於外有欲而縱之縱

欲為一也準法謂之度體見謂之禮禮度一也故傳并釋之言已放縱情欲毀敗禮儀法度以召罪於其身也

天作孽猶可逭自作孽不可逭傳孽災逭逃也言天災

可避自作災不可逃音義

孽魚列反疏傳正義曰洪範

青祥漢書五行志說云凡草物之類謂之妖妖猶天胎言尚微也蟲豸之類謂之孽孽則牙孽矣甚則異物生

謂之眚眚自外來謂之祥是孽為災初生之名故為災也逭逃也釋言文樊光云行相避逃謂之逭亦行不相達

也天作災者謂若太戊桑穀生朝高宗雉升鼎耳可修德以禳之是可避也自作災者謂若桀放鳴條紂死宣室是不可逃也據其將來修德可去及其已至改亦無益天災自作逃否亦同且天災亦由人行而至非是

橫加災也此太甲自悔之既往背師保之訓弗克于厥
深故言自作甚於天災耳

初尚賴匡救之德圖惟厥終傳言已已徃之前不能修

德於其初今庶幾賴教訓之德謀終於善悔過之辭音

義

背音佩徐
扶代反

伊尹拜手稽首傳拜手首至手疏

傳正義曰周禮大祝
辨九拜一曰稽首二

曰頓首三曰空首鄭玄云稽首拜頭至地也頓首拜頭
叩地也空首拜頭至手所謂拜手也鄭惟解此三者拜
之形容所以為異也稽首頭至地頭下至地也頓首頭
下至地暫一叩之而已此言拜手稽首者初為拜頭至
手乃復申頭以至于地至手是為拜手至地乃為稽首
然則凡為稽首者皆先為拜手乃後為稽首故拜手稽

首連言之諸言拜手稽首義皆同也大祝又云四曰振動五曰吉拜六曰凶拜七曰奇拜八曰褒拜九曰肅拜鄭注云振動者戰栗變動而拜吉拜者拜而後稽顙謂齊衰不杖以下者之拜凶拜者稽顙而後拜即三年喪拜也奇拜者謂君答臣一拜也褒拜者謂再拜拜神與尸也肅拜者謂揖拜也禮介者不拜及婦人之拜也左傳云天子在寡君無所稽首則諸侯於天子稽首也諸侯相於則頓首也君於臣則空首也

曰脩厥

身允德協于下惟明后傳言脩其身使信德合於羣下

惟乃明君先王子惠困窮民服厥命罔有不悅傳言湯

子愛困窮之人使皆得其所故民心服其教令無有不

忻喜並其有邦厥鄰乃曰徯我后后來無罰傳湯俱與

鄰並有國鄰國人乃曰待我君來言忻戴君來無罰言

仁惠音義

後胡啟反

疏

正義曰言湯昔為諸侯之時與湯並居其有邦國謂諸侯之國也此諸侯

國人其與湯鄰近者皆願以湯為君乃言曰待我后后來無罰於我言羨慕湯德忻戴之也

王懋乃

德視乃烈祖無時豫怠傳言當勉脩其德法視其祖而

行之無為是逸豫怠惰奉先思孝接下思恭傳以念祖

德為孝以不驕慢為恭視遠惟明聽德惟聰傳言當以

明視遠以聰聽德音義

懋音茂

疏

正義曰人之心識所知在於聞見聞見所得在

於耳目故欲言人之聰明以視聽為主視若不見故言惟明明謂監察是非也聽若不聞故言惟聰聰謂識知

善惡也視戒見近迷遠故言視遠聽戒背
正從邪故言聽德各準其事相配為文

朕承王之休

無斃傳王所行如此則我承王之美無厭音義

斃音亦
厭於艷

反

太甲下

伊尹申誥于王曰嗚呼惟天無親克敬惟親傳言天於
人無有親疎惟親能敬身者民罔常懷懷于有仁傳民
所歸無常以仁政為常鬼神無常享享于克誠傳言鬼
神不係一人能誠信者則享其祀天位艱哉傳言居天

子之位難以此三者疏

正義曰伊尹以至忠之心喜王改悔重告於王冀王大善一篇

皆誥辭也天親克敬民歸有仁神享克誠言天民與神皆歸于善也奉天宜其敬謹養民宜用仁恩事神當以誠信亦準事相配而為文也

德惟治否德亂傳為政以德則治不以

德則亂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傳言安危

在所任治亂在所法音義

治直吏反注及下同

疏

傳正義曰任賢則興任佞則亡

故安危在所任於善則治於惡則亂故治亂在所法總言治國則稱道單指所行則言事興難而亡易道大而不事小故大言興而小言亡也此所云惟言治亂在所與耳下句云終始慎厥與言當與賢不與佞治亂在於用臣故傳於此言

終始慎厥與惟明明后傳明慎其所與

治亂之機則為明王明君疏

正義曰重言明明言其為大明耳傳因文重故言明

王明君君王猶是一也

先王惟時懋敬厥德克配上帝傳言湯惟

是終始所與之難勉修其德能配天而行之今王嗣有

令緒尚監茲哉傳令善也繼祖善業當夙夜庶幾視祖

此配天之德而法之若升高必自下若陟遐必自邇傳

言善政有漸如登高升遠必用下近為始然後終致高

遠無輕民事惟難傳無輕為力役之事必重難之乃可

無安厥位惟危傳言當常自危懼以保其位慎終于始

傳於始慮終於終思始疏

正義曰欲慎其終於始即須慎之故傳云於始慮終傳以

將終戒惰故又云於終思始言終始皆當慎也

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傳人

以言弗違汝心必以道義求其意勿拒逆之有言遜于

汝志必求諸非道傳遜順也言順汝心必以非道察之

勿以自藏嗚呼弗慮胡獲弗為胡成一人元良萬邦以

貞傳胡何貞正也言常念慮道德則得道德念為善政

則成善政一人天子天子有大善則天下得其正音義

弗扶疏傳正義曰胡之與何方言之異耳易象象皆以
弗反疏貞為正也伊尹此言勸王為善弗慮弗為必是

善事人君善事惟道德政教言不慮何獲是念慮有所得知心所念慮是道德也不為何成則為之有所成則知心所念是為善政也謂天子為一人者其義有二一則天子自稱一人是為謙辭言已是人中之一耳一則臣下謂天子為一人是為尊稱言天下惟一人而已

君罔以辯言亂舊政傳利

口覆國家故特慎焉臣罔以寵利居成功傳成功不退

其志無限故為之極以安之音義

覆芳疏傳正義曰四服反時之序成功

者退臣既成功不知退謝其志貪欲無限其君不堪所求或有怨恨之心君懼其謀必生誅殺之計自古以來人臣有功不退者皆喪家滅族者衆矣經稱臣無以寵利居成功者為之限極以安之也伊尹告君而言及臣事者雖復汎說大理亦見已有退心也

邦其永孚于休傳言君臣各以其

道則國長信保於美

序伊尹作咸有一德傳言君臣皆有純一之德以戒

太甲疏

正義曰太甲既歸于亳伊尹致仕而退恐太甲德不純一故作此篇以戒之經稱尹躬及

湯有一德言已君臣皆有純一之德戒太甲使君臣亦然此主戒太甲而言臣有一德者欲令太甲亦任一德之臣經云任官惟賢材左右惟其人是戒太甲使善用臣也伊尹既放太甲又迎而復之是伊尹有純一之德已為太甲所信是已君臣純一欲令太甲法之

咸有一德傳即政之後恐其不一故以戒之疏

正義

曰此篇終始皆言一德之事發首至陳戒于德叙其作戒之由已下皆戒辭也德者得也內得於心

行得其理既得其理執之必固不為邪見更致差
貳是之謂一德也而凡庸之王監不周物志既少
決性復多疑與智者謀之與愚者敗之則是二三
其德不為一也經云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
罔不凶是不二三則為一德也又曰終始惟一時
乃日新言守一必須固也太甲新始即政伊尹恐
其二三故專
以一德為戒

伊尹既復政厥辟傳還政太甲將告歸乃陳戒于德傳

告老歸邑陳德以戒疏

正義曰自太甲居桐而伊尹東
政太甲既歸于亳伊尹還政其

君將欲告老歸其私邑乃陳言戒王於德以一德戒王
也太甲既得復歸伊尹即應還政其告歸陳戒未知在
何年也下云今嗣王新服厥命則是初始即政蓋太甲
居亳之後即告老也君奭云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保

衡伊尹也襄二十一年左傳云伊尹放太甲而祖之卒
無怨色則伊尹又相太甲蓋伊尹此時將欲告歸太甲
又留之為相如成王之留周公不得歸也傳正義曰伊
尹湯之上相位為三公必封為國君又受邑于畿內告
老致政事於君欲歸私邑以自安將離王朝故陳戒以
德也無逸云肆祖甲之享國三十三年傳稱祖甲即太
甲也殷本紀云太甲崩子沃丁立沃丁序云沃丁既葬
伊尹于亳則伊尹卒在沃丁之世湯為諸侯之時已得
伊尹此至沃丁始卒伊尹壽年百有餘歲此告歸之時
已應七十左右也殷本紀云太甲既立三年伊尹放之
於桐宮居桐宮三年悔過反善伊尹乃迎而授之政謂
太甲歸亳之歲已為即位六年與此經相違馬遷之說
妄也紀年云殷仲壬即位居亳其卿士伊尹仲壬崩伊
尹乃放太甲於桐而自立也伊尹即位於太甲七年太
甲潛自出桐殺伊尹乃立其子伊陟伊奮命復其父之
田宅而中分之案此經序伊尹奉太甲歸于亳其文甚

明左傳又稱伊尹放太甲而相之孟子云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伊尹不肯自立太甲不殺伊尹也必若伊尹放君自立太甲起而殺之則伊尹死有餘罪義當汙宮滅族太甲何所感德而復立其子還其田宅乎紀年之書晉太康八年汲郡民發魏安僖王塚得之蓋當時流俗有此妄說故其書因記之耳

曰嗚呼天難謀命靡常傳以其無常故難信常厥德保

厥位厥德匪常九有以亡傳人能常其德則安其位九

有諸侯桀不能常其德湯伐而兼之音義

謚徐市林反

疏

正義

曰毛詩傳云九有九州也此傳云九有諸侯謂九州所有之諸侯伊尹此言汎說大理未指夏桀但傳顧下文比桀為此言之驗故云桀不能常其德湯伐而兼之

夏王弗克庸德慢神虐民傳言桀不能常其德不敬神明不恤下民皇天弗保監于萬方啟迪有命傳言天不安桀所為廣視萬方有天命者開道之眷求一德俾作神主傳天求一德使伐桀為天地神祇之主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受天明命傳享當也所征無敵

謂之受天命疏

傳正義曰德當神意神乃享之故以享為當也天道遠而人道近天之命人非

有言辭文誥正以神明佑之使之所征無敵謂之受天命也緯侯之書乃稱有黃龍玄龜白魚赤雀負圖銜書以授聖人正典無其事也漢自哀平之間緯侯始起假託鬼神妄稱祥瑞孔時未有其說縱使時已有之亦非

孔所信也以有九有之師爰革夏正傳爰於也於得九有之

衆遂伐夏勝之改其正非天私我有商惟天佑于一德

傳非天私商而王之佑助一德所以王非商求于下民

惟民歸于一德傳非商以力求民民自歸於一德德惟

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傳二三言不一惟吉凶

不僭在人惟天降災祥在德傳行善則吉行惡則凶是

不差德一天降之善不一天降之災是在德音義王于況反

下以王同或如疏正義曰指其已然則為吉凶言其徵
字僭子念反兆則曰災祥其事不甚異也吉凶已

成之事指人言之故曰在人災祥未至之徵行之所招故言在德在德謂為德有一與不一在人謂人行有善與不善也吉凶已在其身故不言來處災祥自外而至故言天降其實吉凶亦天降也

今嗣王新服厥命惟新厥德傳其命王命新其德戒勿怠終始惟一時乃日新傳言德行終始不衰殺是乃日新之義任官惟賢材左右惟其人傳官賢才而任之非賢才不可任選左右必忠良不忠良非其人臣為上為德為下為民傳言臣奉上布德順下訓民不可官所私任非其人其難其慎惟和惟一傳其難無以為易其慎

無以輕之羣臣當和一心以事君政乃善音義

行下孟反殺色

界反衰微也殺害也言小小害也為上之為于偽反為民同為德之為如字為下同徐皆于偽反易以政反

疏正義曰上既言在德此指戒嗣王今新始服其王命惟當新其所行之德所云新者終始所行惟常如一

無有衰殺之時是乃日新也王既身行一德臣亦當然任人為官惟用其賢才輔弼左右惟當用其忠良之人乃可為左右耳此任官左右即王之臣也臣之為用所施多矣何者言臣之助為在上當施為道德身為臣下當須助為於民也臣之既當為君又須為民故不可任非其才用非其人此臣之所職其事甚難無得以為易其事須慎無得輕忽為臣之難如此惟當衆臣和順惟當共秉一心以此事君然後政乃善耳言君臣宜皆有一德傳正義曰說命云王言惟作命成十八年左傳云人之求君使出命也是言人君職在發命新服厥命新

始服行王命故云其命王命也新其德者勤行其事日
日益新戒王勿懈怠也日新者日日益新也若今日勤
而明日惰昨日是而今非自旁觀之則有新有舊言
王德行終始皆同不有衰殺從旁觀之每日益新是乃
日新之義也任官謂任人以官故云官賢才而任之言
官用賢才而委任之詩序云任賢使能非賢才不可任
也問命云小大之臣咸懷忠良故言選左右必忠良不
忠良即是非其人任官是用人為官左右亦是任而用
之故言選左右也直言其人人字不見故據問命之文
以忠良充之言臣奉上布德者奉上謂奉為在上解經
為上也布德者謂布為道德解經為德也順下訓民者
順下謂卑順以為臣下解經為下也訓民者謂以善道
訓助下民解經為民也顧氏亦同此解其難其慎者此
經申上臣事既所為如此其難無以為易其慎無以輕
忽之戒臣無得輕易臣之職也既事不可輕宜和協奉
上羣臣當一心以事君如此政乃善耳一心即一德言

臣亦當一德也

德無常師主善為師傳德非一方以善為主乃

可師善無常主協于克一傳言以合於能一為常德俾

萬姓咸曰大哉王言傳一德之言故曰大又曰一哉王

心傳能一德則一心克綏先王之祿永底烝民之生傳

言為王而令萬姓如此則能保安先王之寵祿長致衆

民所以自生之道是明王之事音義

烝之承反

嗚呼七世之

廟可以觀德傳天子立七廟有德之王則為祖宗其廟

不毀故可觀德萬夫之長可以觀政傳能整齊萬夫其

政可知音義

長之丈反

疏

正義曰此又勸王者祖有功宗有德雖七

世之外其廟不毀嗚呼七世之廟其外則猶有不毀者可以觀知其有明德也立德在於為政萬夫之長能使

其整齊可以觀知其善政也萬夫之長尚爾況天子乎

勸王使為善政也傳正義曰天子立七廟是其常事其

有德之王則列為祖宗雖七廟親盡而其廟不毀故於

七廟之外可以觀德矣下云萬夫之長可以觀政謂觀

其萬夫之長此七世之廟可以觀德謂觀七世之外文

雖同而義小異耳所謂辭不害意漢氏以來論七廟者

多矣其文見於記傳者禮器家語荀卿書穀梁傳皆曰

天子立七廟以為天子常法不辨其廟之名王制云天

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祭法云王立七廟

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皆月

祭之遠廟為祧有二祧享嘗乃止漢書韋玄成議曰周

之所以七廟者后稷始封文王武王受命而王是以三

廟不毀與親廟四而七也鄭玄用此為說惟周有七廟
二祧為文王武王廟也故鄭玄王制注云此周制七者
太祖及文王武王二祧與親廟四太祖后稷也殷則六
廟契及湯與二昭二穆夏則五廟無太祖禹與二昭二
穆而已良由不見古文故為此謬說此篇乃是商書已
云七世之廟則天子立七廟王者常禮非獨周人始有
七廟也文武則為祖宗不在昭穆之數王制之文不得
云三昭三穆也劉歆馬融王肅雖則不見古文皆以七
廟為天子常禮所言二祧者王肅以為高祖之父及祖
也并高祖已下共為三昭三穆耳喪服小記云王者禘
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庶子王亦如之
所以不同者王肅等以為受命之王是初基之王故立
四廟庶子王者謂庶子之後自外繼立雖承正統之後
自更別立已之高祖已下之廟猶若漢宣帝別立戾太
子悼皇考廟之類也或可庶子初基
為王亦得與嫡子同正立四廟也

后非民罔使民非

后罔事傳君以使民自尊民以事君自生無自廣以狹
人匹夫匹婦不獲自盡民主罔與成厥功傳上有狹人
之心則下無所自盡矣言先盡其心然後乃能盡其力
人君所以成功音義狹戶夾反盡徐子忍反注同疏正義曰既言君
虛心待物凡為人主無得自為廣大以狹小前人勿自
以所知為大謂彼所知為小若謂彼狹小必待之輕薄
彼知遇薄則意不自盡匹夫匹婦不得自盡其意則在
下不肯親上在上不得下情如是則人主無與成其功
也

序沃丁既葬伊尹于亳傳沃丁太甲子伊尹既致仕

老終以三公禮葬咎單遂訓伊尹事傳訓暢其所行

功德之事作沃丁傳咎單忠臣名作此篇以戒也亡

音義

沃烏毒反疏正義曰沃丁殷王名也沃丁既葬徐於毒反伊尹言重其賢德備禮而葬之咎

單以沃丁愛慕伊尹遂訓暢伊尹之事以告沃丁史錄其事作沃丁之篇傳正義曰世本本紀皆云太甲崩子沃丁立是為太甲子也伊尹本是三公上篇言其告歸知致仕老終以三公禮葬皇甫謐云沃丁八年伊尹卒卒年百有餘歲大霧三日沃丁葬之以天子禮葬祀以太牢親臨喪以報大德晉文請隧襄王不許沃丁不當以天子之禮葬伊尹也孔言三公禮葬未必有文要情事當然也

序伊陟相太戊傳伊陟伊尹子太戊沃丁弟之子亳

有祥桑穀共生于朝傳祥妖怪二木合生七日大拱
不恭之罰伊陟贊于巫咸作咸乂四篇傳贊告也巫

咸臣心皆亡音義

陟張力反相息亮反太戊馬云太
甲子桑蘇臧反穀工木反楮也朝

直遙反巫咸馬云巫男巫也名咸殷之巫也乂治也

疏

正義曰伊陟輔相太戊
於亳都之內有不善之

祥桑穀二木共生于朝朝非生木之處是為不善之
徵伊陟以此桑穀之事告于巫咸史錄其事作咸乂
四篇乂訓治也言所以致妖須治理之故名篇為咸
乂也伊陟不先告太戊而告巫咸者君爽云在太戊
時則有若巫咸乂王家則咸是賢臣能治王事大臣
見怪而懼先共議論而後以告君下篇序云太戊贊
于伊陟明先告於巫咸而後告太戊傳正義曰伊陟
伊尹子相傳為然殷本紀云沃丁崩弟太庚立崩子

小甲立崩弟雍已立崩弟太戊立是太戊為小甲弟
太庚之子漢書五行志云凡草物之類謂之妖自外
來謂之祥祥是惡事先見之徵故為妖怪也二木合
生謂共處生也七日大拱伏生書傳有其文或當別
出餘書則孔用之也鄭玄注書傳云兩手楹之曰拱
生七日而見其大滿兩手也殷本紀云一暮大拱言
一夜即滿拱所聞不同故說異也五行傳曰貌之不
恭是謂不肅時則有青青之祥漢書五行志夏侯始
昌劉向算法云肅敬也內曰恭外曰敬人君行已體
貌不恭怠慢驕蹇則不能敬木色青故有青青之祥
是言木之變怪是貌不恭之罰人君貌不恭天將罰
之木怪見其徵也皇甫謐云太戊問於伊陟伊陟曰
臣聞妖不勝德帝之政事有闕白帝修德大戊退而
占之曰桑穀野木而不合生於朝意者朝亡乎太戊
懼修先王之政明養老之禮三年而遠方重譯而至
七十六國是言妖不勝德也禮有贊者皆以言告人

故贊為告也。君奭傳曰：「巫氏也。」當以「巫」為氏名。咸此言臣名者，言是臣之名號也。鄭玄云：「巫咸謂之巫官者，素君奭咸子，又稱賢父子並為大。」臣必不世作巫官，故孔言「巫氏是也」。

序太戊贊于伊陟傳告以改過自新作伊陟原命傳

原臣名原命伊陟二篇皆亡疏

正義曰：言太戊贊於伊陟，惟告伊陟不告

原也。史錄其事而作伊陟原命二篇，則太戊告伊陟亦告原，俱以桑穀事告，故序總以為文也。原是臣名，而云原命，謂以言命原故，以原命名篇猶如問命畢命也。

序仲丁遷于囂傳太戊子去亳囂地名作仲丁傳陳

遷都之義亡音義

囂五

疏

正義曰：此三篇皆是遷都之事，俱以君名名篇，並陳

遷都之義如盤庚之誥民也發其舊都謂之遷到彼新邑謂之居遷于蹕與居相亦事同也以河亶甲三字句長不言于其實亦是居于相也圮于耿者孔意以為毀于相地乃遷于耿地其篇蓋言毀意故序特言圮也李顥云蹕在陳留浚儀縣皇甫謐云仲丁自毫徙蹕在河北也或曰今河南教倉二說未知孰是也相地孔云在河北蓋有文而知也謐又以耿在河東皮氏縣耿鄉是也傳正義曰此及下傳言仲丁是太戊之子河亶甲仲丁弟也祖乙河亶甲子皆世本文也仲丁是太戊之子太戊之時仍云毫有祥知仲丁遷于蹕

去毫也

序河亶甲居相傳仲丁弟相地名在河北作河亶甲

傳亡音義

亶丁但反相息亮反在河北今魏郡有相縣

序祖乙圮于耿傳亶甲子圮于相遷於耿河水所毀

曰圮作祖乙傳亡音義

圮備美反徐扶
鄭反馬云毀也

疏

傳正義曰
孔以河亶

甲居相祖乙即亶甲之子故以為圮於相地乃遷都
于耿釋詁云圮毀也故云河水所毀曰圮據文圮于
耿也知非圮毀于耿更遷餘處必云圮於相地遷於
耿者明與其上文連上云遷于蹕謂遷來向蹕居於
相謂居於相地故知圮于耿謂遷來于耿以文相類
故孔為此解謂古人之言雖尚要約皆使言足其文
令人曉解若圮於相遷居於耿經言圮於耿大不辭
乎且亶甲居於相祖乙居耿今為水所毀更遷他處
故言毀于耿耳非既毀乃遷耿也盤庚云不常厥邑
于今五邦及其數之惟有亳蹕相耿四處而已知此
既毀於耿更遷一處盤庚又自彼處而遷於殷耳殷
本紀云祖乙遷於邢馬遷所為說耳鄭玄云祖乙又

去相居耿而國為水所毀於是修德以禦之不復徙也錄此篇者善其國圯毀改政而不徙如鄭所言稍為文便但上有仲丁亶甲下有盤庚皆為遷事作書述其遷意此若毀而不遷序當改文見義不應文類遷居更以不遷為義汲冢古文云盤庚自奄遷於殷者蓋祖乙圯於耿遷於奄盤庚自奄遷於殷亳嚳相耿與此奄五邦者此蓋不經之書未可依信也

尚書注疏卷七

尚書注疏卷七考證

湯誓序升自陟傳湯升道從陟出其不意○劉敞曰言
升陟者謂桀雖據險亦不能拒湯所謂地利不如人
和孔氏乃云出其不意孫吳之師非湯與伊尹之義
也

湯誓傳戒誓湯士庶○臣召南

按文義應作湯戒誓士

衆又按此篇今爾有衆汝曰及今汝其曰皆謂士衆
不欲伐夏故作誓明必往之義孔傳解經全非經意

至序所云升自陟遂與桀戰於鳴條之野則此誓已後之事也林之奇曰此篇是始興師誓衆於亳邑之辭甚確

仲虺之誥序至於大垌仲虺作誥○臣召南按史記作

至於泰卷陶中𪛗作誥注徐廣曰一無陶字又按仲虺荀子作中歸大戴作仲傀趙岐曰桀朱一曰仲虺左傳仲虺為湯左相是伊尹為右相

成湯放桀於南巢疏桀奔南巢一段○臣浩按疏一條

監本誤移於後文奉若天命注下又此篇疏並不依
經傳之次以類相從今竝一一移正

湯誥序湯既黜夏命復歸於亳作湯誥○

臣召南

按伏

生今文無湯誥而孔壁古文有之即此篇王歸自克
夏云云是也乃史記殷本紀曰既絀夏命還亳作湯
誥維三月王自至於東郊告諸侯羣后母不有功於
民勤力乃事予乃大罰殛女母予怨曰古禹臯陶久
勞於外其有功乎民民乃有安東為江北為濟西為

河南為淮四瀆已修萬民乃有居后稷降播農殖百
穀三公咸有功於民故后有立昔蚩尤與其大夫作
亂百姓帝乃弗予有狀先王言不可不勉曰不道毋
之在國女毋我怨以令諸侯按其辭酷類尚書但今
文本闕湯誥古文具存不知司馬遷何處得此逸篇
也附錄於此

若有恒性○羅欽順曰六經之中言心自帝舜始言性
自成湯始

臣浩

按此句宋儒連上降衷於下民讀即

中庸天命之謂性也孔傳則連下克綏厥猷讀

伊訓序太甲元年疏湯沒而太甲代立即以其年稱為元年也○蘇軾曰本年改元亂世事也不容在伊尹而有之不可以不辨又曰元祀十有二月者太甲立之明年正月也殷之正月夏之十二月也殷雖以建丑為正猶以夏正數月猶周公作豳詩於成王之世而云七月流火九月授衣皆夏正也

伊尹祠於先王○王應麟曰漢律厯志引伊訓伊尹祠

於先王誕資有牧方明說者謂祀先王於方明朱子曰方當作乃即所謂乃明言烈祖之成德

自周有終傳周忠信也○蘇軾曰自由也由忠信之道則有終王柏曰周當作君金履祥曰古文君字與周字相似故誤吳氏經說亦云當作君

乃陳戒於德疏傳稱祖甲即太甲也○臣召南按此說

不確若無逸所稱祖甲即是太甲則何以叙於中宗高宗之後

附序仲丁遷於囂○囂史記作傲

附序祖乙圮於耿傳圮於相遷於耿○王應麟曰殷本紀謂祖乙遷於邢皇極經世祖乙踐位圮於耿徙居邢蓋從史記以書序考之孔氏以圮於耿為圮於相恐未通蘇氏書傳云祖乙圮於耿盤庚不得不遷以經世紀年考之自祖乙以乙未踐位至盤庚己亥已一百二十五年若謂民蕩析離居因耿之圮不應如此之久也當闕所疑

尚書注疏卷七考證

謹案第七頁前三行然而旱乾水溢刊本溢訛益
今改

第二十頁前八行抒能帥禹者也刊本帥訛師據
國語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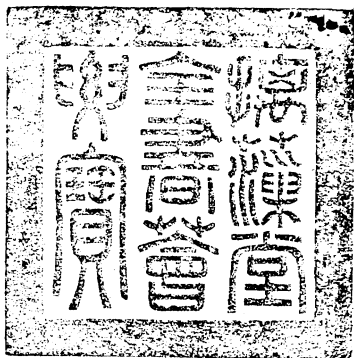
第二十三頁前一行具訓于蒙士刊本具訛其今
改

第三十四頁前七行言治亂在所與耳刊本與訛
去今改

第四十一頁後七行自更別立已之高祖已下之
廟刊本祖訛祀猶若漢宣帝刊本若訛苦今並
改

第四十二頁後五行上篇言其告歸刊本上訛土
今改





覆校官庶吉士臣方燁

校對官編修臣鄭熾

膳錄貢生臣周廷琰